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月。壬午。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竊奴才等於正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大兵將次到齊。行營進駐杭城。並撥兵乍浦。兼資防勦一摺。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後患。各處要隘。已經防堵周密。毋虞竄入。惟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乘機進取。俾逆夷首尾被擊。不至揚帆遠遁。庶可一鼓成擒。揚國威而膺懋賞。在此舉也。勉之慎之。又另摺奏請將督防總兵撤回省城等語。總兵陳述祖彈壓兵丁。既不如法。

著即照議撤回浙江省城防守。其所帶兵丁。暫交副都統長喜
管帶。計此時哈拉吉那岱昌均已抵浙。著奕經於該二員內揀
派一員。管帶綠營兵丁。會同長喜辦理防剿一切等因。欽此。查
近日逆夷。知我大兵雲集。勢將進剿。防備甚嚴。妄思螳拒。
該逆等恐我兵埋伏。又復向各村鎮地方。四出搜捕。彼時
緣因大兵未齊。若伏勇過多。稍有露洩。一時恐未能接應。
現在各城密報。賊情狡獪異常。將所擄財貨及行李等件。
大半移至船中。夷目等晚間亦多半在船住宿。留人守城。
似豫為逃走地步。現已將兵勇即時調撥前進。惟曹江以
東各路。船隻無多。均不敷用。特札飭各地方官。迅速覓

為雇備並據臬司蔣文慶詳稱上虞縣知縣劉廣滑備辦
船隻未能妥速將該縣摘去頂帶札飭迅即趕辦復照會
浙撫囑令札催毋致缺乏並令添派熟悉地方妥幹之員
前來幫辦現欽奉
聖諭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
後患茅等亦惟恐該逆聞風遠遁連日督催兵勇星夜進
發各路伏應妥慎豫備此三五日間但得風潮順利即可
同時舉動仍暗中設法牽制逆夷或一時不及遠颺俾官
兵得以大張撻伐現查節次奉
旨調到江甯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陝甘四川官兵並山陝撞

礮兵丁共計一萬一千餘名及奴才等分遣員弁雇募河北山東河南江南之崇明等處併糧船水手浙江後山泊定海等縣各路義勇水勇並本省紳士招集精壯鄉勇亦有二萬餘名均已先後到齊奴才復於官兵餘丁內抽出勇壯七百餘名現在各路人人思奮敵愾同仇儘可仰賴

天威一鼓戰勝惟是浙省地勢既屬窄狹逆夷又復狡詐多端恃其船堅礮利來往自如儻純用正兵攻擊水陸俱不能施展奴才等數月以來通盤籌算甯鎮兩城江海圍繞定邑孤懸海外逆夷恃以負固以甯鎮為其藩籬以定海為其巢穴是以奴才等前次密奏摺內已陳明攻剿三城必須明攻

暗襲。同時並舉。庶幾逆夷首尾不能相顧。當即以省城為準。分作兩路。定海作為東路。派令現升山西遺缺知府王用賓駐紮乍浦。總辦各路勇壯。併派出將備等官督率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候補鹽大使鄭鼎臣等。在該處將募到崇明川沙及定海等處義勇水勇。豫備火攻柴船多隻。或由乍浦。或由海甯。陸續渡洋。潛赴定城內外。舟山各嶴。及該逆泊船處所。並六横山一帶。夷船往來之處。豫為埋伏。復令候補同知黃維誥等先期在岱山各路。妥為安置。候期舉動。並派令副將福禧鄭宗凱及備弁等帶領水勇。乘船分頭勦捕。其甯鎮兩城。均作為南路。派令候

補知府張應雲駐紮曹娥江總辦各路勇壯並派出將備
等官督率石浦同知舒恭受將募到山東河北及後山洎
並本省紳士招集雇募精壯義勇豫備火攻柴船多隻潛
赴該二城內外及金雞招寶兩山梅塘一帶並其餘扼要
處所豫為埋伏內應或燒船隻或奪礮位或潛伏二城搶
斬夷目或暗伏兩岸要截歸路其東路水勇尚有潛伏鎮
海城內幫同內應之人南路亦密遣勇壯多人豫伏定海
互為接應務令聲息相通逆夷四面受敵彼此莫能照顧
現在奕等欽遵
皇上節次

指授機宜。小心慎密。各路暗襲。層層布置。辦理均已停妥。擬即剋日調兵進攻。惟是欲為戰計。仍宜先為守計。必俟內顧無虞。始可長驅而進。查乍浦與定鎮兩邑。海洋相隔。僅六百餘里。夷船揚帆可到。將來賊勢窮蹙。誠恐竄至乍浦地方。豕突滋擾。使大兵有回顧之處。勢不可不豫為防備。查該處駐有本省滿漢兵丁二千七百名。均派令副都統長喜管帶。現復遵

旨札令副將哈林吉郡會同帶領。並先內杭嘉湖道宋國經僱募本地鄉勇七百餘人。但此項兵丁仍屬柔脆。鄉勇均係福建人寄籍該處。李等尚恐未可深恃。飭令該道招募糧船

水手約一千二百餘名。人俱精悍。足資防禦。並將調到陝甘兵丁撥出一千名。札交漢中鎮總兵德坤統帶。屯紮該處九里橋地方。豫備防勦。諭令如各夷船駛擾江蘇上海地界。務即就近帶兵馳往策應。仍豫先囑令前往岱山管帶伏勇各員弁。儻探有逆夷北駛上海之信。即駕船尾追。乘機攻擊。以為牽制之師。又查得與乍浦相近海鹽所屬之澉浦黃道關西達海甯。亦屬要口。其地下多礁石。止有該處沙民水手熟悉沙線。恐被逆夷勾為彼用。業經派員招致。以杜其接引之路。海甯為省城咽喉。設使夷船由尖山鼈子門駛入。該處首當其鋒。亦須豫為防備。前已派令

宜昌鎮總兵博勒恭武將所帶湖北兵一千名在海口擇要分屯現復札派副將岱昌前往該處會同管帶調撥以為省城屏蔽至逆夷前有由海甯一帶至萬松嶺內犯省城之謡現雖並無舉動更宜加意防備等等公同商酌省城為根本重地且與海甯乍浦聲勢相聯並為曹江後路等特依順統帶湖北官兵一千名陝甘擡礮兵二百名擬即在萬松嶺屯紥作為後路應援如乍浦海甯一帶稍有動靜即督飭兵弁馳赴該處奮力攻勦現仍親赴乍浦等處查看海塘情形更於引河口七堡等處扼要地方安設礮位嚴密彈壓以資防範查分守大局布置周密三城內

外。凡有扼要處所。均經密派勇壯埋伏接應。即當剋期進
兵議戰。奴才等伏查前在曹江防守各路官兵。多係潰散之
餘。由提督余步雲招集而來。此項兵丁。節經欽奉
諭旨。撤換查辦。當因大兵未集。不便即時撤換。現在各路兵勇。均
已到營。即日進勦。現據提督余步雲稟請願赴前敵。其提
標鎮定潰兵內告奮勇者。亦有千餘人。奴才等因該提督及
各官兵前已屢次退避。怯懦無能。雖一時激勵。究係潰散
之後。恐臨時不免復蹈故轍。且有應行查辦之處。現在不
過暫時安置。自難令其溷入大隊。致勁兵沾染惡習。現查
甯波迤南之奉化嵊縣等處。距城較遠。此地防守兵勇無

名即札飭該提督帶領提標各營兵丁前赴該處分段守禦
其前次逆夷滋擾餘姚時江西潰散兵丁九百餘名現已暫
緩查辦已令該帶兵官文斌等分起赴曹江迤北之瀝海所
三江口地方擇地屯紮統俟凱撤之時再行分別從嚴查辦
現在各路精兵勁旅無不歡騰思奮奴才等當即覈計甯鎮兩
城道路遠近分隊調撥查餘姚東南大隱山距甯郡六十里
均係陸路可以無須多備船隻札派侍衛珠勒亨等會同貴
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督率守備王國英等帶領四川各營
及屯土官兵九百名本隊餘丁三百名河北勇壯四百餘名
分作三隊即由大隱山進攻甯郡遊擊張富等帶兵六百餘

名。本隊餘丁二百名。接應段永福攻取甯城。又查慈谿西北長溪嶺山勢寬闊。距鎮海八十五里。堪以屯紮弁兵。現將侍衛容照由乍浦調回。會同侍衛明慶等及金華協副將朱貴督率遊擊淩長轡都司劉天保等。帶領陝甘西甯漢南各鎮兵丁八百名。本隊餘丁一百名。河南勇壯五百名。分作三隊。即由長溪嶺進攻鎮邑。遊擊黃泰等帶兵五百餘名。接應朱貴。併力攻取鎮城。此兩路兵勇共計前後八隊。分路會齊前進。以便奮力勦殺逆夷。收復城池。並豫先密令城內城外埋伏各勇。如聞有各處槍礮喊殺之聲。城內則乘勢舉火捦斬夷。城外則暗中藏伏。儻遇逆夷奔逃。即於中途要截。彼時火

攻各船即乘其窮蹙忙亂之際順風縱火焚燒夷船並查
甯鎮兩城適中之地名曰梅墟江面寬約數十丈為夷船
往來必由之路地勢尤為扼要特於該處對岸札派遊擊
謝天貴等豫伏河北勇壯五百餘名中途截殺並令紳士
李維鏞等帶領本省鄉勇二千五百名幫同挂纜沉船併
力截其來去救應船隻復派令都司李偉譽候補通判王
壽籛等帶領河北勇壯四百餘名台州義勇五百餘名從
水陸兩路分頭截勦策應凡各要隘處所均令安設礮位
乘勢轟擊總不使逆夷得以乘船幸逃遠遁仍於各山嶴
及河曲林密之處多插紅旗作為疑兵用以擾亂夷情並

札飭定海一路。或同日或後一日約期動手。毋致前後參差。奕等調撥已定。奕文蔚統領江寧旗兵八百名。四川兵四百餘名。山西兵四百名。安徽壽春鎮兵四百名。即進駐長溪嶺地方督催六路前敵。並兩路策應兵丁。同時奮力勦殺。至江西兵丁一千名。稍形柔弱。應即令其往返各路。護送礮位。並在曹江之百官等處屯紮。守護行營糧臺。奕奕經統帶河南官兵一千名。餘丁一百五十名。山西擡礮兵丁二百名。現進駐曹江東關地方就近督催調撥各隊兵丁。步步為營。接續前進。此地距省城僅止二百餘里即使逆夷勢窮分竄。仍可回兵攻勦。亦不致有遲誤。我兵一

經克復兩城。奴才奕經。文蔚即當合兵一處。擬一面料理防守事宜。一面即督率兵勇。乘勢過海。彼時料定海一路。已可得手。即併三為一。合力勦洗。庶可掃除妖孽。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一俟風潮順利。總在正月以內。即可定期會齊進
勦。

硃批。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
天
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領東南。敬待捷音。立頒懋賞。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徵調兵丁。招募勇壯。均已到齊。剋期進勦一摺。覽奏欣慰。此次進兵收復各城。分路會齊。明攻暗襲。該

逆受創之後。必四路分竄。該將軍已慮及乍浦海甯上海等處恐為逋逃淵藪。均派重兵防堵。又將庸懦士卒撤換。江西柔弱兵丁。祗派令護送礮位。看守糧臺。並將余步雲派赴距甯波府城較遠地方防守。未令赴敵。種種布置。詳慎周密。朕心欣悅。諒將軍等必能剋期進勦。揚我國威。斷不令該逆揚帆遠遁。朕引領東南。日盼捷音之至也。勉之。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於本年正月間。疊據駐防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國經會同委員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王用賓稟報。拴獲白夷二名。黑夷二名。隨同黑夷行走之定海縣幼孩一名。又殺死白夷一名。據稟係丁憂之候補批驗

所大使鄭鼎臣湖州協候補守備徐槓實遣令投效之候
選從九品姚復輝軍功頂戴詹成功等督率勇目柳鎮賀
芳洲。沃正明顧大槐等帶同壯勇潛往定海或在岸上搶
挐。或路遇杉板船。直至其船內搶獲殺斃。壯勇亦有受傷
之人。經該道等先後賞給洋錢一千五百圓。將所獲各夷
解送將軍行營。又據委員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張應雲
稟報正月初十日。探聞逆夷自甯波開行。欲至餘姚。當與
侍衛容照等密商。遣令投效之已革安徽縣丞李維鏞等
率領水勇。密駕船隻。前往截挐。十一日丑刻。駛至餘姚之
蜀山渡地方。遇有杉板船四隻。即開槍礮轟擊。各逆亦開

禦拒敵。李維鏞等督令各船。奮勇前進。擊斃夷匪無數。勇目錢久才錢大才縱過夷船。錢久才殺斃執旗發令之白夷一名。割取首級。錢大才亦生擒黑夷一名。各回本船。夷船隨即逃竄。現將白夷首級及黑夷一併解赴將軍行營各等情。臣查數日之中。各委員及義勇人等或深入巢穴。或迎赴中途。擒獲俘囚。殺斃醜類。殊屬奮勉出力。當大軍進勦之際。屢有斬獲。洵足鼓士卒之心。奪逆夷之氣。現在所獲各夷。均已解營。應聽將軍訊明。查覈辦理。

硃批。知道了。

丁亥。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上年八月閒。逆夷復至浙

省滋擾定海鎮海等處。相繼失守。臣以需用甚繁。奏請
敕部籌撥銀三百萬兩。以供支放。嗣准戶部議撥銀二百萬兩。至
十二月間。又經續撥銀一百萬兩。除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江西江甯等省鹽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尚未解到
外。計共收銀二百五十三萬四千兩。內將軍參贊暨密辦
軍務各委員先後在蘇在浙。支提銀一百一萬九千七百
兩零。現又續提銀六萬四百兩零。又撥還河庫墊發義勇
安家口糧及製買馬鞍銀一萬二千一百兩零。三共銀一
百九萬二千三百兩零。餘銀一百四十四萬一千六百兩
零。為江浙兩省各糧臺支發之用。計自鎮海失守。至今時

經五月支應兵糧製造器械修築墩堡雇覔夫船用項極

為繁劇臣與總局司道覈實給發無如款目紛繁欲省之

而無可省現在蘇州藩庫止存銀三十餘萬兩而浙省先

因咨提蘇省存銀未到已在藩運二庫墊用銀二十餘萬

兩以蘇省之存銀提還浙省之墊款祇贏銀一十餘萬兩

即山西等省將未解各銀全數解到亦止銀五十餘萬兩

將軍參贊現正督兵進勦需用孔殷勢必接續支提而省

局暨紹興曹江等處糧臺應給兵勇鹽糧夫船價值等項

計數尤鉅且甯波郡縣一經克復即須籌辦善後上年前

欽差大臣裕謙止辦理定海一處善後事宜已用至數十萬金若

三處同時並舉。為費更屬不貲。又各州縣承辦兵差。多係籌墊供支。均應發還歸款。為數亦屬不少。現在軍需項下。餘銀既屬無多。且內有四十餘萬兩。尚未解到。而浙省藩運二庫。並無可墊之銀。若不豫請撥濟。一將現存之銀支用完竣。此後無銀可支。必致貽誤軍務。相應仰懇

聖恩。俯念浙省待用甚迫。

飭部再行籌撥銀二百萬兩。速解浙江藩庫存貯。以便就近支提。

一面

飭下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江甯。江西。各撫臣。迅將前奉部撥之鹽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剋日遵照部文。解存蘇州藩

庫。俾浙省得以先行提用。以期無誤軍需。

諭內閣。劉韻珂奏籌撥軍需銀二百萬兩。著戶部速議具奏。其前經部撥之鹽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江西各巡撫。及江甯藩司。剋日遵照部文。解存蘇州藩庫。以備浙省提用。毋稍遲延。

辛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稱。前因兵勇均已到齊。調派文武員弁及本地紳民分隊管帶屯紮各路。分作三路。進勦三城。文蔚督催前敵。奕經居中調遣。特依順後路應援。當將布置一切情形奏明在案。乃逆夷近日聞大兵雲集。無日不水陸四出。遠近搜掠。拆壞

民房。捉拏鄉民。追究屯兵處所。又於正月二十五六日間。即先至岱山等處。分頭拏捕。經該處委員派撥伏勇迎拒打退。連日互有殺傷。惟時拏等業已調派兵勇。一赴距甯郡三十餘里之大隱山。一赴距鎮邑三十餘里之駱駝橋。兩處分屯。並據各委員密稟內應勇壯均已安插妥協。兵勇距敵較近。惟恐稍遲。致有漏洩。當即密令於二十九日四鼓後。內外夾攻。分路勦襲。拏奕經即於二十九日亥刻探聞本夜官兵。已得手進城。後又忽報我兵仍退出等語。不勝駭異。旋據帶兵官及各委員陸續稟報始知二十九日夜間。都司李燕標帶領河北勇壯。先行潛赴甯波南門。

內應接入。即將守門逆夷。全行殺斃。其南門守礮夷人。亦
被伏勇殺散。該勇等因夷目多在府署居住。進至府署前。
見大門堅閉。四面墻垣高峻。難於爬入。即用槍礮轟擊。逆
夷驚覺。迎門放槍。惟時後路繼至。人人奮勇向前。殺死逆
夷數十人。漸與夷目相近。乃該逆等均攜有手槍。長不過
數寸。一發雙聲。循環不斷。我兵間有受傷。仍復奮力前進。
而兩邊高樓中。夷人連施三尖火塊。並火毬火箭等物。勢
如飛蝗驟雨。本地嚮導伏勇。膽小怯懦。即紛紛退後。繼至
勇壯。不知前路情形。踴躍攻進。遂致前後壅塞。立腳不住。
其時總兵段永福帶領四川官兵屯岳及河北勇壯大隊

巴抵西門。因見城內火起。又聞槍礮喊殺之聲。屯兵即爭先奮勇。爬城攻門而入。乃城內街道逼窄。其寬不過五六尺。央街盡係高樓。夷人即從樓上拋擲火毬火箭。蔽空而下。較前尤多。竟至無處躲避。其各巷口逆夷漢奸。施放短礮鳥槍。攔路要截。我兵均奮勇力戰。殺斃夷匪百餘名。尤可恨者。漢奸冒充鄉勇。雖有記認。黑夜之間。我兵辨認不清。迨覺伊等暗中傷害我兵。我兵始放手攻擊。殺斃無數。惟樓房過高。均係直牆。無梯可上。嗣後兵勇入城。人數愈多。更形擁擠。槍礮長械。均不敢施展。相拒至辰刻。天已大明。祇得陸續退出。尚有夷匪數十人。隨後尾追。因已豫先

伏兵。排列擡礮。擊斃過半。始行退去。此勦襲甯波未能得
力之實在情形也。至鎮邑兵於同日勦襲。該城內夷匪。尚
屬無多。大半在船居住。其船隻俱圍城停泊。都司劉天保
聶廷楷等。帶領河南河北勇壯。於五鼓時見該城門樓火
起。知係內應。即衝門而入。逆夷旋來迎拒。該勇等奮力向
前。當即擊殺夷匪數十名。惟鎮城夷船最多。原係密令火
攻船隻。沿河焚燒。作為接應。該都司等帶領勇壯。往來喊
殺。三次出入城門。時已天明。止見門樓飛火。焚燒三桅大
夷船一隻。並未見有火攻船隻接應。惟恐逆夷截我歸路。
兼之我兵傷亡亦有數人。即行退出。有副將朱貴各隊從

後援應。仍回大營屯紮。此勦襲鎮邑未能得力之實在情形也。是夜又在甯郡城外。焚燒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燒斃逆夷多名。不知確數。又擊斷三桅大船頭桅一根。並燒去上蓋。其時梅墟一帶。有鎮海夷人。駛駕杉板船數隻。乘潮赴甯。復經遊擊謝天貴等開礟擊壞船隻。並擊斃逆夷數名。惟火攻船隻。係屬委員舒恭受李維鏞等承辦。李等曾札令先期於各小港隱藏。屆時撐出。逼近逆夷大船焚燒。何以臨期未見舉動。連日嚴密查問。或云穿山一帶船隻豫備。本地人民瞥見。告知逆夷羅卜丹。該逆帶領多人。先將水手驅散。或云各路火攻船隻水手舵工。臨時多

索價值故未能及時撐出所說不一均非確情容俟查明

分別辦理查此次進兵勦襲兩城兵勇均已攻進甯郡已

得手入城祇因樓高路窄人人爭先轉致擁擠兵械未能

施展而該逆等手槍火箭速而且多較之火礮鳥槍尤為

兇猛以致力不能支仍復退出鎮邑則以火攻船隻未及

接應亦復旋進旋退統計兩路僅止擊斃夷匪四百餘名

轟燒大小夷船六隻兵丁勇壯間有傷亡現在派員查點

其奮勇受傷各弁兵亦俟奴才等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惟奴才

等奉

命出征布置數月之久勦襲各城未能即時克復實由奴才等調撥

一切未能妥善咎無可辭相應請

旨將奕經文蔚交部嚴加議處奕經仍駐紮曹江東關文蔚仍駐紮長溪嶺現在兵勇雖間有損傷猶復人人奮勇志切同仇奴才等惟有密計熟商激勵士氣剋日相機進勦務期殲此醜類仰慰

聖懷惟查近日續接總兵段永福都司劉天保稟報接仗情形與奕經等前次調撥條款又多未能符合其究經因何參差之處應詳細查明再行奏

聞請

旨辦理再定海一路亦係奕經等密令同時舉事因遠隔重洋尚無

消息。笒等甚為懸切。差人密探。現亦未得確信。合併聲明。

硃批。逆𡀔深堪髮指。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勦襲甯鎮兩城。未能即時克復一摺。據

奏正月二十九日四鼓。官兵潛赴甯波南門。內應接入。殺斃守

門守礮逆夷。該逆等攜有手槍。並施放三尖火塊及火毬火箭

等物。漢奸冒充鄉勇。黑夜不能辨認。人衆擁擠。礮械難施。仍行

陸續退出。鎮海城內。亦經官兵衝門而入。擊殺夷匪。因火攻船

隻未到。亦仍退回等語。逆𡀔兇殺情狀。殊堪髮指。該將軍等現

於甯波城外焚燒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擊斷三桅大船頭

桅。燒去上蓋。復於鎮海城外。焚燒三桅大船一隻。梅墟一帶。亦

經開礮擊壞杉板夷船。又兩路擊斃夷匪四百餘名。現在我兵

爭先思奮。仍當激勵士氣。以期剋日奏功。萬不可因其槍箭兇

猛。稍形畏葸。此次官兵既進復退。或因樓高路窄。兵械未能施

展。或因所備火船未及臨期接應。尚屬有因。嗣後必須一鼓作

氣。奮勇直前。毋許稍萌退志。仍蹈從前覆轍。是在該將軍等嚴

申紀律。密運韜鈐。以副委任。此次出力員弁。及傷亡兵勇。著即

確切查明。據實具奏。鎮海火攻船隻。果能接期齊到。焚燒夷船。

城內奸夷。自必驚惶無措。我兵更易得手。乃竟遷延不至。以致

逆夷毫無顧忌。併力抗拒。此項船隻。因何遲誤。並著一併查明

具奏。該將軍等自請嚴議之處。此時暫毋庸議。諒該將軍等必

能通盤籌畫。謀勇兼施。斷不因一時未能得手。自墮銳氣。至定海一路。尚無消息。朕心實爲懸念。一俟得有確信。即行馳奏。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勦襲寗鎮兩城逆夷。未能即時克復一摺。原摺著鈔給訥爾經額閱看。將此密諭知之。

壬辰

諭內閣耆英著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窺逆夷自正月二十九日。寗波鎮海二城。接仗以後。公然不懼。各逆每日領帶夷兵。駛駕火輪船。漢奸爲之導引。在寗波慈谿地界。數十里

内外各路探查凡係曾經住居兵勇屯駐火藥之房屋廟宇無不用火礮火箭轟擊爭文蔚大營屯紮長溪嶺頭山嶺層臺接聯慈邑連日將各處兵勇調撥屯紮派令管帶兵勇之副將朱貴遊擊謝天貴都司劉天保等在慈邑北門外各山分營暫屯以為前路犄角之勢即再行進兵亦於甯鎮兩城就近乃該逆等於二月初四日午刻駛駕大夷船二隻杉板船數十隻徑進大西壩又有火輪船二隻亦隨帶杉板船數十隻駛至丈亭復由漢奸指引在祝家渡地方將前次暗伏勇壯之民房數十間開礮轟擊全行燒燬轉向東北駛至距慈邑三里之太平橋停泊又火輪

船一隻。即在丈亭地方橫阻。以截大隱山兵勇援路。維時
副將朱貴等遠聞礮聲。旋見有形狀如商民數百人。直入
慈谿縣內。尚謂鄉民避礮進城。即慮逆夷攻撲營盤。隨即
排隊豫備迎敵。不意轉瞬間。此項商民。忽由北門衝出。脫
去外面衣服。手持槍械。始知盡係逆夷裝扮。即開槍攻擊。
轟斃逆夷數十人。我兵並無損傷。勇隊亦即向前助攻。頗
為得力。其時由太平橋北來大隊逆夷。業已攏近。兵勇等
人人奮力。復擊殺逆夷數十餘人。正在相持間。又忽由城
根轉出假充鄉勇之夷人漢奸一隊。忽脫去號褂。由東門
向營盤橫衝。我兵並加奮勇三面迎拒。不意慈谿山背後

突有無數夷人爬赴山頂槍礮齊發由上衝下兵勇立脚不住傷亡數百餘人回視營盤帳房已被火箭燒燬槍已擊熱鉛丸火藥又皆用盡力不能支遂各潰散麥文蔚本日未刻接據探報有大小夷船多隻在大西壩文亭等處往來即於嶺頭瞭望遙見夷船來去如飛火光沖天礮聲不絕正在差人探視旋聞慈谿縣城有槍礮之聲時因慈谿山營盤去長溪嶺尚有二十里之遙趕緊調派都司劉鳳翱帶領山西撞礮兵一百名四川烏槍兵二百名迅速前往接應乃山勢灣曲其前路狹窄處所已為漢奸暗中焚燒隨令各兵剷除而勇壯漸已退回前面擁塞遂致救

應不及。其時天已昏黑。逆夷亦各回船。兵勇紛紛來營。而各山溝數處火起。不知何人所施。並有假扮鄉勇難民數百餘人。徑入長溪嶺山口。當即派員前往攔阻。查李文蔚所帶兵丁。僅止一千餘名。除撥守糧臺及本日派去接應兵丁。其留營官兵。為數無多。恐不數抵禦。致有疏虞。即時飭令移營。李文蔚甫經下山。未及數里。嶺頭業已火起。對山又有火箭飛來。帳房什物。大半燒燬。嗣經查明。即係假扮鄉勇漢奸之所為。李文蔚於二月初五日亥刻回至曹江。與李奕經會合一處。查點此次接仗員弁。衹有遊擊謝天青凌長星都司劉天保等趕到。其副將朱貴等是否存

亡。尚無確耗。統俟將前後兩次傷亡。及奮勇出力各將士。

詳細查明。再行具奏。請

旨分別辦理。惟奴才等前於正月二十九日。攻取甯鎮兩城。既未能

即時克復。此次慈谿接仗。復致失利。奴才奕經身膺統率。調

度無方。奴才文蔚專督前路。前次攻城。既未得手。茲復被逆

夷燒燬營盤。損傷將士。實屬無能。奴才等辜負

天恩。咎實難辭。惟有請

旨將奴才奕經奴才文蔚交部從重治罪。以為昏昧無能者戒。惟查此

次浙東用兵。該省水陸地勢。處處港汊紛歧。其旱路止能

沿河行走。寬者不過四五尺。勢難大隊進勦。是以奴才等數

月以來悉心籌畫必須明攻暗襲正奇並用或能得手不意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所有奴才等現在兵勇數目若干營盤幾處某日行至某處以及帶兵官員面貌姓名莫不詳細記認至逆夷船堅礮利向止於水路為便而所有甯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奴才等帶領官兵由蘇來杭時號稱精兵十二三萬原欲震懾夷心使之畏懼乃自兵過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為漢奸逐隊細數官兵虛實逆夷無不盡知以故兩次接仗轉致失利在此等漢奸不過貪彼洋銀乃至奉

旨准其自拔來歸並准其立功一體賞賚如此
天高地厚之恩竟不能回心向化奴才等恐愚民無知不解文義除
張貼告示以外復編成俚俗之言刊刻手諭幾千百張徧
行傳布數月之久總無一悔罪來歸者自外生成與犬羊
為類甚至打仗之際百姓男婦毫無畏懼從旁指點嬉笑
竟不知是何肺腑奴才等現已拏獲數名其中竟有膽敢夜
入奴才文蔚營內逼近暗窺之人現在訊取供詞愈究愈眾
奴才等誠不料該處人情敗壞至此刻下若照前次局面辦
理仍屬於事無益曹江地面逼近賊巢漢奸窺伺軍情朝
發夕至布置一切必不能十分嚴密自未便仍在曹江屯

紮。查紹興府城。去曹江不及百里。城內地勢。亦屬緊嚴。且
教場寬展。僅可屯紮官兵。拏文蔚即暫駐紹興待罪。一面
休養士卒。調派前路防守事宜。但此時春潮漸長。前次漢
奸已代逆夷聲言有欲由鼈子門內犯省城之謠。而定海
一路。是否得手。又有夷船在黃盤洋游奕梗塞。該處亦無
確耗。若未能牽其後路。則海口尤宜加意防守。拏特依順
現雖統帶官兵。在萬松嶺駐紮。遙控尖山乍浦兩路。以目
前情形而論。乍浦本省守兵及撥調陝甘官兵共有四千
七百餘名。山東及福建鄉勇亦有二千餘名。尚堪防禦。惟
尖山一帶。止有湖北官兵一千名在海口駐守。且須分屯各

堡。恐不免於單弱。至其地勢究竟若何。夷船是否能到。必須逐一履勘確實。奕經即由曹江帶領河南官兵一千名。渡錢塘江。順海塘親赴該處。查看布置。如有逆夷窺伺。即就近控制應援。此後宜如何籌辦之處。奕等竭盡心力。公同細商。務期盡殲醜類。庶以稍贖前愆。

硃批。憤恨何堪。筆難宣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焚一摺據奏逆夷於二月初四日。駕駛大船。徑進大西壩。復有火輪船駛至丈亭。漢奸為之指引。並假扮商民鄉勇。橫沖營盤。慈谿山後突有夷人。爬越山頂。槍礟齊發。我兵力不能支。其長溪嶺山口

亦有假扮鄉勇難民賊匪施放火箭焚燒營盤文蔚移駐紹興府城奕經即由曹江帶兵渡江應援尖山一帶等語覽奏不止失望憤恨之懷難以言喻已由六百里諭知齊慎令其兼程赴浙並調陝甘兵二千名赴浙會剿矣該將軍等暫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現在存營官兵計尚不少據奏遊擊謝天貴凌長星都司劉天保業已趕到副將朱貴等尚無確耗著將現在存營兵數同傷亡將士一併詳查據實具奏該將軍等身膺重寄仍當激勵將士另行設法慎密布置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葸以致兵氣不振所關甚鉅至乍浦地方甚關緊要尖山一帶逼近省垣務須嚴密備防不可稍有疏失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賊焚燒文蔚已退回紹興府城奕經帶兵渡江應援尖山一帶已諭令嚴密防範矣江蘇上海寶山一帶與浙洋地面毗連難保逆夷不乘間竄入著牛鑑督飭在防員弁小心偵探認真備防毋稍疏虞

又

諭前有旨令齊慎折回四川現在浙江軍務緊要齊慎無論行抵何處接奉諭旨即著馳驛兼程前赴浙江會同奕經等辦理夷務

又

諭前有旨令富呢揚阿等豫備陝甘官兵二千名聽候調撥現在
浙省軍務緊要著該撫一面知照恩特亨額一面選派曾經帶
兵員弁即日分起管帶飭令迅速前赴浙江交奕經等差遣毋
稍遲誤仍飭沿途嚴加約束毋使滋擾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前因揚威將軍與參贊大臣文
蔚先後自省東渡進次曹江文蔚已於正月二十六日督
兵進勦恐該逆於被勦之後到處奔突以圖牽掣當經分
飭各屬嚴行防禦茲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臬司蔣文
慶及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等臺次來稟據稱文蔚自曹江
進至慈谿縣之長溪嶺駐紮二十九日寅刻貴州安義鎮

總兵段永福等統領兵勇攻入甯波府城逆夷據樓抗拒
彼此互有殺傷我兵旋即退回又將軍等所雇河南等省
鄉勇於是日同時攻擣鎮海因逆夷出城迎敵鄉勇未及
進城亦即退轉復據平湖縣知縣胡培荃稟稱將軍等所
雇江南崇明川沙等處水勇於二十四五等日自乍浦出
洋前往定海之岱山停泊旋與該逆接仗各鄉勇復自定
退至乍浦各等情前來臣查夷所稟多係輾轉探報之詞
至於我兵如何進攻如何退回以及逆夷之如何拒敵稟
內均未聲敘現在大軍業已退回諒將軍等自必相度機
宜另圖進取第郡縣未復兇燄尚張該逆性類虎狼難保

不以報復為名藉端思逞在曹江一帶有將軍等統兵駐
紮該逆或不敢即圖侵犯即使果來侵犯將軍等亦可就
近策應不致他虞惟乍浦距曹江較遠而與定鎮則海道
相連去冬該逆業已至彼窺伺今自本年正月以來疊次
撿獲白黑夷俘皆由該處進出此次又自該處遣發水勇
前赴定海旋復自定退回該逆耳目眾多勢必偵知備細
誠恐其挾憤逞毒突來攻擾該處雖經將軍等添有兵勇
而聲勢究不若曹江之壯且巨浸汪洋該逆大船可以蟻
附塘下地勢更與曹江不同情形實為喫重又海甯之尖
山一口密邇乍浦僅乍浦有警更恐該逆分船由尖山直

犯省垣。現在參贊大臣特依順雖仍在省駐守。惟其所統

之湖北山陝等兵三千二百名。業經將軍等調去四百名。

僅止二千八百名。較去冬兵勢稍單。而自尖山至省。道路

綿遠。竊恐堵禦為難。臣現已諄飭在防文武。實力防範。如

果該逆突至。惟有會同特依順激勵兵勇奮力攻擊。以期

保衛。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因部撥軍需銀三百萬兩。除山西等

省未解銀四十六萬餘兩外。餘銀二百五十三萬餘兩。經將

軍參贊等。密辦軍務各委員。暨江浙兩省各糧臺。陸續支

提。祇餘十餘萬兩。不敷應用。當經奏請

敕部籌撥銀二百萬兩以供支用在案惟是由部籌議之後再於
各省撥解來浙有需時日浙省現在需用甚急勢難緩待
臣與總局司道逐加籌議自應就近先行借款墊用庶可
無誤要需查兩浙商人前此報效銀一百二十萬兩內十
二萬兩據該商等於奉
旨後呈繳現銀業已收入軍需項下支用無存其餘一百八萬兩
各商係分作六綱按引輸納經臣奏明先於運庫外輸雜
款內動墊茲經運司查明雜款內約可墊銀四十萬兩除
先因咨提蘇省存銀未到借支運庫銀十萬兩外尚可動
銀三十萬兩應即儘數提用以應目前之急若此款支用

完竣之後。山西等省。未解各銀。業已解到。或此次請撥之二百萬兩。奉部議准。鄰近各省。已有解浙之銀。自可勿庸另籌。設彼時尚無解到。或解到銀數有限。自不得不再籌接濟之策。查浙省藩運二庫。各存正雜兩項銀四十餘萬兩。皆係應用支放之款。惟軍需緊要。與他務不同。自應先其所急。應請於藩庫內備銀十五萬兩。運庫內備銀二十萬兩。俟商捐一款用竣之後。接續支提。仍俟前請之二百萬兩。奉部議准。各省解到後。隨時撥借還款。俾供支放。如此款支用完竣。而各省仍無銀兩解到。則浙省無銀可墊。勢不得不在鄰近之江蘇省。通融那借。以資轉輸。相應仰

之

聖恩。一

飭下江蘇督撫臣。於該省藩運各庫內湊備三十萬兩。以便浙省各款支用完竣後。續支應用。此項亦於前請之二百萬兩。按數撥還。以清款目。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大兵尚未克復郡縣。現飭各屬加意防堵一摺。覽奏已悉。本日復據奕經等馳奏逆夷勢甚猖獗。兼有漢奸扮作商民鄉勇。肆行抗拒。傷我官兵。殊堪痛恨。所有尖山各處海口。亟宜設法防堵。著該撫隨時咨商將軍參贊等妥為辦理。毋稍疏虞。又另片奏先提運庫銀三十萬兩應用。如山西

等省銀兩。及部撥銀兩未經解到。再於藩庫備銀十五萬兩。運庫備銀二十萬兩。接續支提。均著照議辦理。至所稱再有不敷。請於江蘇藩運庫內備銀三十萬兩等語。即著移咨江蘇督撫豫為籌備。

甲午。

諭內閣。穆彰阿著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現當海防喫緊之際。訥爾經額調度一切。必應擇要駐紮。呼應始靈。胡超帶領精兵。亦須屯紮海濱。方資捍衛。著訥爾經額即移駐葛沽。胡超移駐大沽。所有糧臺軍火一切俱著移近該督行營。以便隨時支撥。本日已降旨派穆彰阿前往

天津。會同商辦事件。該督接奉此旨。即在天津府城。靜候穆彰

阿到時。妥商一切

又

諭。逆夷占據浙江郡縣。將軍參贊等攻勦未能得手。據稱徧地皆

屬漢奸為之導引。且逆夷詭譎異常。往往於接仗之際。扮作鄉

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褂及外面衣服。手

持槍械。併力抗拒。該逆如此詭詐。殊堪痛恨。既恃船堅礮利。游

奕海面。復假扮內地良民。巧為溷迹。又分作數路。同時突出。使

我兵應援不暇。以致勢將得手。旋被橫衝。浙省如此。他省恐不

免施此伎倆。奉天直隸山東漢奸雖未必如南省之多。而亦難

保必無誠恐貪嗜重利為之勾串引導不可不先事豫防該逆若施詭計必於黑夜之中令漢奸假扮兵勇商民混入內地更難辨別著禧恩訥爾經額托渾布各就所屬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如實係商民難民固不可任聽吏胥挾求滋擾儻其形跡可疑必須切實根究毋令奸匪竄匿其間其營中一切衣裝號令務當隨時密傳不令夷人漢奸豫行知覺無論晝夜我兵易於辨識所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夜戰聲相聞足以相知也至該夷船隻四出擾累沿海省分難保不乘潮游弈前來窺伺設使該逆復萌故智將夷匪及漢奸扮作鄉勇商民難民分路登岸該將軍督撫作何辨別策應並如何杜絕奸謀之

處。著分別妥議具奏至天津商船到口之時。必應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溷入。此層最關緊要。尤當悉心籌畫。毋得稍存大意。並著剴切曉諭軍民人等。該逆悖理絕義。定遭天譴。兇燄不能久張。遊魂漸就澌滅。仍當同心戮力。敵愾奏功。斷不可稍形畏葸。自隳銳氣。以副朕激勵眾心。豫杜奸萌至意。

丙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二月初六日。接准防守上虞之衢州鎮總兵李廷揚函稱。探聞初四日。我兵與逆夷在慈谿縣城外接仗。勢甚危急。次日又接行營糧臺委員毓秀張銑等會稟。長谿嶺參贊文蔚大營。於是夜被逆夷放火燒燬等情。臣接閱之下。萬分焦灼。正在確加查探間。

揚威將軍旋自曹江回省。臣細加詢問。據云。是日逆夷與假扮商民鄉勇之漢奸。分為數隊。先在慈谿縣城外。與我兵接仗。四面攻撲。其槍礮火箭。又極猛烈。我兵死者五六百人。營盤帳房。俱被焚燒。兵勇勢不能支。紛紛潰散。至昏暮之際。又有漢奸數百人。假充難民鄉勇。徑入長谿嶺山口。山內復有數處火起。文蔚恐有疏虞。飭令移營。一面先行下山。乃行未數里。即被入山之漢奸。將營盤燒燬。臣復詢以前此攻城不克情形。據云伊等自上年抵蘇以後。因堂堂正正之師。恐難取勝。是以委令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籌與地方紳士招撫該逆任用之漢奸。令其用重賞轉

邀義勇分伏城內俟大兵進勦之時作為內應詎被該逆探知豫作準備而用為內應者又反為賊用故城池未復兵勇轉多傷亡各等語伏查該逆滋事以來恣横無忌上年定海鎮海之守備無不固若金湯而旬日之間蕩為灰燼臣已知該逆之兇燄難以遏抑然猶以本省兵勇類皆怯懦或者調集勁師可冀一勝故於鎮海失守之時即奏請調派精兵來浙攻勦以期克復仰蒙我
皇上不惜度支簡調川陝等省師徒遠道赴浙皆係久歷行陣之人迥非本省官兵可比且揚威將軍等抵蘇後又招集江南山東等省義勇多名其精壯勇悍亦無異於川陝之兵

聲勢已不為不壯。況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忝任封圻。猶且不能深悉。遑論其他。是機宜亦不為不密。以將軍等之深謀祕計。加以各省之勁旅銳師。似無難於搗渠掃穴。臣祇慮大兵到後。該逆畏懼遁逃。竄擾他處。初不料攻勦竟無成功。轉致損兵折將。實為事出意外。浙省自去秋以後。官紳士庶。無不企望捷音。乃延頸數月。復聞敗衄。人心渙散。愈甚於前。竊恐此後之用兵。更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屬可危。臣焦慮私衷。難以枚舉。謹為我

皇上臚陳其概。查此次調集之各省兵勇。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即

防守他處。未經接仗之兵。亦皆聞敗中餒。若復欲鼓而用之。其勢必難再振。臣所焦慮者一也。現在各兵既難深恃。似宜另調。然西北各省。距浙窵遠。非四五月之後不能到齊。該逆驕縱已極。未必如前此之伏而不動。事等然眉。豈能遠待於四五月之後。況各省額兵。類皆強弱參半。即如浙省初次所調之壽春兵。極為精勇。及第二次復行調派。其膂力材技。與初次迥不相同。他省情形。諒亦如是。是即續行添調。亦恐無濟於用。臣所焦慮者二也。該逆火器之精。不獨大礮一項。其火箭火彈。亦無不猛烈異常。無可抵禦。我兵以血肉之軀。安能抵此毒燄。臨陣之際。該逆先在

遠處。施放火器。我兵但有數十百人。被其所傷。則餘眾自然瓦解。雖有技勇。亦無所施。臣所焦慮者三也。論者本謂該逆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反為熟悉。其陰謀詭計。復在在出我所備之外。使我萬難防閑。臣所焦慮者四也。水戰尤為該逆之所習。我欲制其死命。必當籌海洋制勝之策。若僅攻之於陸路。無論現在師徒撓敗。未能取勝。即使日後幸獲勝仗。而該逆登舟遁去。我既無精練之水師。又無堅大之戰艦。衹能望洋而歎。逆燄未息。後患難窮。臣所焦慮者五也。該逆前此在定海。半

截有餘。茲在甯波等處。又經數月。以小信小惠。要結人心。在大家巨室。自不致為所誘。至無賴之徒。則皆被該逆勾充漢奸。樂為盡力。即有不甘從逆之人。亦因該逆並未凌虐。彼此相安。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已鮮同仇敵愾之心。況此次將軍等往彼攻剿。先在甯波慈谿一帶屯紮兵勇。現被該逆偵知。將曾經住歇之房屋。悉用礮火擊燬。各民人因急公好義。橫罹摧殘。此後人皆畏禍。孰肯用命。遲之又久。恐為該逆之耳目者。將不獨在漢奸臣所焦慮者六也。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剿棊難。防守亦極為不易。恐該逆所到之處。無復完城。而乍浦為江浙咽喉首

城為根本重地。尤為緊要。現在乍浦。雖駐有兵勇六千餘名。然本省之兵。與閩省之勇。本不足恃。陝甘等處兵勇。為數又屬無多。設被該逆豕突。恐難堵禦。至省城距尖山一百餘里。道路綿長。兵勇之數。轉不如乍浦之衆。議者以尖山口內。水淺沙淤。恃以無恐。不知該逆之杉板船。到處可達。原不論水勢之深淺。況目下春潮日長。水漸充盈。不特杉板船可進。恐火輪船亦可駛入。此際人情震動。士氣不揚。雖經 臣督率文武。竭力鎮撫。而風鶴皆驚。迥非復從前之安帖。僅有逆船數隻。突然內竄。必致全城鼎沸。不戰自潰。且 臣聞近來無業游民。希圖搶掠。竟有以該逆之內犯

為可喜者。紹興嘉興等府。比比皆然。即省中亦復不免。人心如此。又何望共謀保衛。臣所焦慮者七也。浙省上年秋成。固屬歉薄。然未經成災之處。仍屬有收。乃有漕各屬。收納漕糧。業已數月。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實為從來所未有。皆由逆氛不靖。花户人等。半已流離。半懷觀望。遂致輸納不前。追呼罔應。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徵更屬為難。體察情形。實難免於貽誤。而地丁南米之不能催納。更可類推。且乍浦有警。則江省蘇松二府。亦難免震驚。不特收糧多有掣肘。並恐船行不無阻滯。臣所焦慮者八也。去冬杭州湖州紹興等府。所屬各縣。匪徒聚衆搶掠。勢甚鴟

張雖由十一月間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兇經臣分委文武多方彈壓咸惠兼施甫就解散然首要各犯尚未盡弋獲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復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臣所焦慮者九也自該逆犯順以來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而逆勢轉益驕橫不惟浙省之防勦皆難即他省亦在在喫重該逆屢有至天津上海滋擾之謠雖保其不果行竄突在各將軍督撫思患豫防自已

盡臻嚴密。然以浙省之前後覆轍推之。臣不敢謂他省竟
爾無虞。設令再有失事。實屬大虧
國體。且就令該逆不復他擾。而浙省一日不能罷兵。他省即
一日不能弛備。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鉅。防無已時。
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於胡底。臣所焦慮者十也。凡此
十端。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莫解之憂。若不早為籌畫。則
國家之事。豈容屢誤。臣病軀措拄。心急如焚。寢食俱廢。輾轉
思維。並無良策。將軍現赴海甯州查勘海口情形。參贊大
臣文蔚留駐紹興府城。調度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後應
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尚無定見。臣渥被

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於
聖主之前。設日後省垣不守。臣雖粉骨碎身。亦屬罪人。伏乞
皇上俯念浙省事在危急。獨操
乾斷。
敕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即天下亦胥
受其福。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劉韻珂又奏再臣正在拜摺間。接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
稟報初四日我兵與逆夷接仗情形。與揚威將軍向臣面
述之語。大略相同。惟稱是日逆夷破彈火箭。攻入城內。衙

署倉庫。暨民房被燬多間。又被入城之夷匪漢奸。搶去米穀銀錢。旋即退出。在城外張貼偽示一紙。有勒令慈谿殷戶。付給銀四十萬兩。限七日內付給一半。如逾限不付。即著夷兵前來力催等詞。又據署餘姚縣知縣林朝聘等稟報。初六日。有該逆火輪船一隻。杉板船多隻。駛至該縣城外。至初七日早退去等情前來。查該逆由慈谿竄入餘姚。自係窺探有無官兵。因大軍已退。故該逆亦即轉回。或偵探上虞曹江一帶兵勇情形。意圖內犯。亦未可定。且其在慈谿所貼偽示。逼勒殷戶付給銀兩。有七日不付。著夷兵力催之語。其情實可痛恨。

劉韻珂又奏再將軍等前在蘇州招集各省壯勇以助兵力臣雖聞知其事而各勇籍隸何省人數若干臣並未深悉茲各勇在慈谿等處戰敗潰散連日攜帶器械紛紛抵省臣派員盤詰有原籍江蘇者有原籍安徽者亦有原籍山東河南者為數不少臣以此項壯勇如仍須遣用自應就近截留若無須留用則其所執槍刀等物必須追繳庶免恃械滋事當經咨准將軍以勇壯聽其自便止將器械追繳等情覈覆臣現已飭令省城巡防各員及沿途經由之會稽山陰蕭山石門秀水嘉興等縣遵照辦理妥為彈壓併因各勇人數眾多潰散之時四處奔竄未必由大道

行走。且該勇等性多兇悍。多有恃眾不肯繳出器械之人。
浙省必不能收繳淨盡。復又移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
撫臣。飭屬一體巡查。如有成羣結隊。執持器械過境者。即
將器械追繳入官。以免事端。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
江軍營。効力贖罪。未蒙
允准。
恩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其按兵不戰。
較之僨事誤

國者。亦有區別。我

皇上愛惜人材。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跡可原。或荷棄瑕錄用。或

令戴罪立功者。不知凡幾。近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

其及時自效。仰見

聖度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

遣戍之人。情罪似無二致。其公忠體

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之所見者。止此一人。現在將

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之丞倅牧

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舉貢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

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任使。況該革員

為逆夷所感戴。即其家人張喜。亦為逆夷所傾服。若令其
來浙。或該逆聞知。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乞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效力贖罪之處。出自
聖裁。
諭內閣耆英著馳驛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奇明保著俟耆英
到浙後。來京候旨。
又
諭伊里布著改發浙江軍營效力。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大兵在慈谿失利。事勢深可危慮一摺。
此次大兵進勦。勢將得手。旋被橫衝。以致各兵潰散。人心惶惑。

所奏俱係實在情形。現在奕經等分據要隘。務當各矢血誠。安撫士民。保衛郡縣。該逆兇燄甚熾。必四路分竄擄掠。尤當設法羈縻。毋令蹂躪地方。省城為根本重地。劉韻珂調度守禦。力恐不支。該將軍參贊等。必應極力防堵。毋稍疎虞。其曹江尖山乍浦等處。均應分兵防禦。處處周密。斷不可因偶爾失利。自隳銳氣。以期勉贖前愆。又另片奏。壯勇戰敗潰散。連日攜帶器械紛紛抵省。該撫業經咨會各督撫等語。此項壯勇。本皆獷悍之徒。若聽其同時四散。恐饑驅勢迫。轉為夷人所用。此層不可不慮。該將軍務當從長計較。或酌留備用。或咨令回籍。無滋後患。其已經出境者。現已降旨。由四百里諭令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

督撫沿途妥為彈壓無令滋事並將健壯者酌留備用所持器械追繳入官諭該督撫等必能遵照妥辦又另片奏逆夷張貼偽示勒令慈谿殷戶付給銀兩並有火輪杉板等船在餘姚縣城外等語該逆竄擾需索難保不乘機內犯著奕經等與劉韻珂嚴密防範體察情形總以保衛城池為要本日已降旨飭將伊里布改發浙江效力並令耆英馳赴浙江署理杭州將軍篆務不日均可抵浙該將軍等惟當協力同心攘外安內切不可再失事機也

又

諭寄諭欽差大學士穆彰阿本日據劉韻珂馳奏勦辦逆夷情形

現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軍營效力。並令耆英帶同前往矣。劉韻珂原摺片。著鈔給閱看。此事與訥爾經額無涉。斷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弛備也。

又

諭。據劉韻珂奏浙江所募各省壯勇。因未能得力。聽其自回原籍等語。該壯勇等性多兇悍。浙省旣無須留用。應將所執槍刀等物追繳。庶免持械滋事。現已陸續起程。恐在浙不能收繳淨盡。著牛鑑程矞采程楙采托渾布鄂順安各飭所屬。一體巡查。如有成羣結隊。執持器械。過境者。該地方官妥為彈壓。並設法將器械追繳入官。其壯勇內。如有驍健堪資效力者。分別酌留。以

備驅策。此外散歸各壯勇。俱著查明咨送回籍。交該地方官。妥為安置。毋令滋事。將此各諭令知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月。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海口緊要。已據訥爾經額層層布置。惟該逆詭詐多端。斷不敢於現有礮臺重兵防守處所。蜂擁而進。僅遣人改裝易服。於遼闊無人之境陸續上岸。暗伏各處。迨聚至多人。然後繞至礮臺後面。突出逞兇。我兵瞥見後路有賊。勢必舉相驚疑。不戰自潰。是我兵所不及防之處。皆該逆所必乘之隙。既不能處處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泥深。遽信該逆不能登岸。著穆彰阿會同訥爾經額。悉心體察。妥密籌商。務使無隙可乘。方為盡善。至天津府乃五方雜處之區。尤關緊要。儻該逆因

海口嚴防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形狀潛蹤分起溷跡入城作為內應我兵縱能環衛城垣力禦外寇而倉卒之際該逆從中滋擾或放火延燒或衝門橫突又將何以禦之並著穆彰阿等妥商定議設法嚴防斷不可僅就形跡可疑之人查拏了事全在派出得力各員知處處留心密為偵察俾地方不致驚擾而奸徒亦無從托跡方為周妥至現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有經浙江遣散者難保不闌入直隸境內尤恐漢奸假托壯勇名色潛來窺伺著訥爾經額分飭所屬於該省交界地方嚴密稽查毋任此輩匪徒溷入滋事是為至要

戊戌。

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海口備防。疊據托渾布奏報情形布置當已周密。惟該逆詭詐多端。於礮臺屯駐重兵處所。必不逞先突犯。或乘風雨黃夜。於邊闊無人之處。改裝登岸。暗行埋伏。迨聚集多人。抄入礮臺後面。突出肆逆。致我兵驚疑失措。甚為可慮。著托渾布悉心體察。再行妥密布置。固不能處處添兵駐守。斷不可以地非險要。稍存大意。又該逆或因海口嚴密。無隙可乘。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潛蹤分起。溷跡城市。豫為內應。表裏為奸。尤不可不先事豫防。並著托渾布諄飭派出員弁。隨時隨地。留心偵察。不獨形跡可疑之

人。立即拏究。逆信為查拏淨盡。務使匪徒無從託足。而地方仍不至騷擾。是為至要。至浙省調去山東及各該省壯勇。現經遣回。尤難保無助逆漢奸。乘機混入。並闌入直隸境界。昨有旨諭令該撫彈壓安置。並著飭屬嚴密盤詰。其該省回籍壯勇。固當妥為約束。即外來路過各項人等。亦須設法稽查。勿令奸匪溷跡。假道山東沿海地方。竄入天津一帶。致滋事端。

己亥。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奴才奕經於二月初八日。將慈谿山接仗情形。並曹江以東漢奸充斥。以致官兵失利各緣由。恭摺奏報在案。奴才文蔚當即移駐紹興。以便控制曹江。就近收斂兵勇。休養士氣。奴才奕經即於

次日前赴海甯尖山。查看該處形勢。其地距省僅止一百餘里。濱臨大海。水面約寬七八十里。一望無際。現在水勢漸淺。間有沙痕淤起。詢據土人聲言秋冬之間水涸沙淤。船隻易於擱淺。不便往來。若三月以後。桃汛泛漲。沙被水冲。即屬無險可恃。耆英經詳細籌畫。尖山一帶。水面太寬。礮力難及。即使添兵防守。仍屬無益。惟七堡地方。稍為險要。現有總兵博勒恭武分飭湖北兵。在彼按段防守。尚為周妥。惟地勢亦屬散漫。現在又無別處兵丁。可以增添協守。祇得添設礮位。藉資捍禦。並查省城為根本重地。銀杏牌渡口。緊接城垣。兵力尤不宜單。當將耆英經所帶河南

兵一千名內酌撥一半。在該處屯紮。與萬松嶺為掎角之
勢。其前次派守銀杏埠之壽春鎮兵二百名。即札令前赴
海寧州。交副將岱昌調撥。擇要防守。旋於迭次接到文蔚
來咨。並附有夷書一件。查詢持夷書之人。係屬四川兵丁。
因正月二十九日。在寧郡攻城接仗。火瓶打破頭頂。暈倒
被擒。關住數日。忽一日。夷目郭士立。將伊放出。給予洋錢
三元。作為盤費。囑其持書送至大營。臣奕經當即回杭。與
特依順。劉韻珂公同商酌。現在兩次接仗之後。逆夷動靜
若何。未能採聽確實。既係我兵持來夷書。即不拆閱。彼此
無從知覺。當即公同拆閱。乃書中止欲將兩次失陷官兵。

與歷次搶到夷人。彼此互換。並無別項違悖字樣。但該逆來書中。兩次接仗情形。並不提及。實屬狡詐。不知是何居心。殊難測料。才等與劉韻珂再四籌商。祇可暗中設法。暫時虛為籠絡。庶該逆不致遽行鴟張。而果否能延緩時日。尚未可知。至所獲白黑夷人。共計白夷四名。黑夷五名。是否准與釋放。即令其將我官兵送回之處。相應請

旨飭下遵辦。才等仍一面籌思善策。務期盡掃夷氛。用以稍贖罪戾。惟浙省地勢。河汊紛岐。田塍逼仄。既不能排列隊伍。水路小船。行走散緩。更難禦火輪夷船。調到川陝各勁兵。雖人人奮勇。又因路逕狹隘。不能施展如意。其勢不得不因

本省紳士。雇募鄉勇。作為居停。以及嚮道藏伏兵勇之用。詎料該處人情險惡。半係漢奸。現在拏到數人。連日訊據供出該犯等多由本省紳士。雇充鄉勇。又受夷人暗雇。充當紅毛鄉勇。希圖兩面牟利。互相串通。惟欲兵事不結。兩邊口糧。均可時常支領。尤可恨者。其中儘有本地良善紳民。志切同仇。曾經容留接濟兵勇之人。俱為漢奸指引。將其房屋什物。盡行焚燒擄掠。嗣後大兵進剿。惟恐人心畏怯。不敢再作居停。至此等漢奸。其詭計業經識破。日後更難收拾。且查上年奉

旨陸續調到征兵。江寧旗兵八百名。安徽官兵一千名。均由巡撫

調派各路防守。江西兵二千名。內一千駐守餘姚。去冬逆
夷滋擾該縣。曾經潰散。其餘一千名亦屬軟弱。是以𦳝等
前次奏明止令守護糧臺。湖北兵二千名。內一千名及陝
西撞𠻳兵二千名。由𦳝特依順統帶。駐紮省城萬松嶺地
方。其一千名交宜昌鎮總兵博勒恭武帶領。駐守海寧松
江一帶地方。陝甘兵二千名。內八百名及陝西撞𠻳兵二
百名。交漢中鎮總兵德坤帶領。駐守乍浦。統計進征官兵。
除埋伏內應。均係本省官紳雇募鄉勇。其河南兵一千名。
四川撥出兵四百名。山西撞𠻳兵六百名。留為後路接應。
實止四川兵一千五百餘名。陝甘兵一千二百名。並餘丁

七百餘名。交總兵段永福副將朱貴分作兩路進勦。至各路募到義勇。除駐守乍浦外。其餘進攻定海。是否得手。尚無確音。督等已札飭該將弁及委員等。如一時不能得力。即可潛伏不動。免致洩漏。其前次進攻甯鎮兩城。及截守梅墟等處義勇。亦止三千餘名。內傷亡及疲乏畏怯者。亦須查點挑選。查上年徵調官兵。及雇募義勇。爲數將近數用。兩次接仗之後。雖殺傷逆夷多人。而我兵亦頗有傷亡。其未經受傷兵勇。隨時鼓勵。俱尚振作。願赴前敵。此時若將分守各路勁兵。調集一處。以之攻勦逆夷。儘堪得力。無如該省濱海要路。處處須防。刻下派撥分守。禦敵兵力已

形單弱。逆夷如分路竄擾。究竟能否堵禦。尚難定準。自未
便合為一路征剿。復查前次耆等具奏。招募艚船水手措
內。曾聲明如有應行調兵之處。再行奏明請
旨。現在兵力實屬不敷調遣。合無仰懇
聖恩。俯賜徵調陝甘省勁兵二千名。廣西省勁兵二千名。貴州省
勁兵二千名。四川大小金川屯兵一千名。迅速來浙。以備
攻剿之用。並請
旨飭下各督撫揀派曾經出師之將備官弁管帶。並選派熟悉擡
礮鳥槍技藝兵丁。務按營將整隊調派。免致畸零。庶衆心
易齊。隊伍亦可整肅。仍令於常例之外。准其多帶餘丁。仍

照常例支發口糧。到浙後。即令其充當夫役。免其由本省

雇募。言語不通。良莠溷雜。𦤎現仍差確實妥人。查看曹江

以東各路情形。剴切設法曉諭。庶冀人心悔罪向化。惟各

路大兵調到。尚需時日。現在各海口要隘。雖節節派兵防

守。逆夷是否不來攻撲。究難豫定。𦤎惟有竭盡心力。隨時

隨地。督飭將士。加意防禦。將來大兵雲集。𦤎自當公同商

酌。慎密籌畫。另圖進剿之策。務令逆夷成擒。海宇肅清。以

慰

聖懷而伸

天討。𦤎奕經於拜摺後。即前赴紹興。與文蔚面商防堵一切事宜。

硃批。事已如此。添調何難。前番布置。似乎確有把握。一經動作。受虧退步。又欲俟數千里之外。續調之兵到齊。再圖進剿。無論曠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

奕經特依順又奏。再浙江提督余步雲等前於進兵之時。奏明札飭該提督。帶領提鎮標營弁兵。駐守奉化縣地方。查上虞毗連餘姚。為上江屏蔽。該提督於彼處情形。尚為熟悉。現復札令該提督。除留兵防守奉化外。仍帶領本標官兵。赴上虞屯紮。以資防守。俟將來進兵時。再行擇地安插。

諭軍機大臣等。著鄂順安於河南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周之琦於

廣西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候旨調撥應帶軍器著一體揀擇精
良妥為豫備

又

諭奕經等奏請調官兵進剿一摺據奏尖山一帶水面太寬險力
難及惟乞堡地方稍為險要已有博勒恭武帶兵防守其銀杏
坪渡口緊接省垣已將河南兵酌撥屯紮與萬松嶺為犄角之
勢又派壽春鎮兵前赴海寧防守現在兵力尚有不敷請旨徵
調等語前已有旨飭令陝甘官兵二千名迅即赴浙會剿其各
省勁兵亦已豫備候調矣此後再圖進剿立功贖罪究竟該將
軍等有無把握至逆夷呈進書函擬請暫示羈縻該將軍等作

何羈縻之處。所奏殊未明晰。其單開所獲黑白夷人。究係在彼充當何項名色。單內所稱老將頭目兵丁水手。恐非確實。尤當詳加究詰。不可稍為含混。此時著暫留省城。妥為安置。不准遽行釋放。更不准遽加殺害。應如何設法令該逆聞知。俾內地被擄官兵。亦不致受其戕害。總在該將軍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其前此雇覓壯勇。現議遣散。惟此輩多係無業游民。豈能安分歸里。著奕經等擇其精壯可用者。留營調撥。其餘亦應妥為彈壓。分起遣歸。以免沿途滋擾。現在留營將士及各路防守官兵。雖不敷進剿之用。亦何至無守禦之力。仍責成該將軍等妥為布置。激勵眾心。勉圖後效。儻再有疏虞。惟該將軍參贊是問。懍

之。其段永福。朱貴。各路帶兵官弁曾否全數回營。兵丁傷亡若干。遣往定海官弁兵勇等。究竟作何下落。摺內未據詳敘。著一併查明具奏。又另片奏。令提督余步雲屯紮上虞。以資防守。亦著照議辦理。

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糧船水手人數眾多。恐有漢奸溷入。降旨令牛鑑悉心籌畫。旋據奏稱漢奸皆係閩廣浙江匪類。漕船水手。皆籍隸江蘇山東直隸。並無閩廣浙江匪徒。容俟會同漕臣撫臣。籌議具奏等語。現尚未據該督撫等會議奏到。因念浙省辦理軍務。不能得手。皆由漢奸充斥。助逆肆兇。是此項匪徒為害

滋甚。不日南漕北上。難保該逆不分遣匪黨。溷入水手之中。潛伏附近天津一帶。別圖滋擾。不可不豫為防範。著朱樹諄飭各糧道轉飭總運等官。責成領運千總。各就所管之幫。逐船按照花名清冊。自開兌以至沿途。隨時點驗。某船水手若干名。遇有冊內短少及冊外增添之人。立即根究來歷。毋稍容隱。其交卸回空時。尤應驗明人數。隨幫帶回。並逐日點卯。毋任一名借故留住天津通州等處。以杜意外之虞。並著麟慶朱㝢於催趲糧船之便。留心稽查。毋任匪徒溷跡。亦不准水手人等一名上岸。並知照經過地方各督撫。一體嚴查。無分畛域。再聞漕船經行處所。皆有短縴。此輩更無冊籍可稽。奸匪尤易匿跡。著該督等

密飭所屬如何設法嚴防妥議章程具奏務使奸匪無從託足

兩漕行仍不致驚擾方為妥善

辛丑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前以登郡海岸地勢較窄利

於短兵相接故上兩年調兵防堵皆挑選步騎不用馬隊

現聞逆夷所到之處皆驅閩粵漢奸為前隊臣前在閩省

深知閩人矯健善鬬不畏兵刃截殺獨畏健馬衝突道遇

馬過人人驚避以其所見者少故畏馬甚於畏兵查登郡

東門外一帶山路平曠之處尚堪埋伏馬兵數百名故此

次調防弁兵令其酌帶健馬三百匹伏於該處儻漢奸敢

於撲岸則馬隊衝於前步騎繼於後以北兵之所長攻南

人之所短。不須戈矛奮擊。但以健馬疾驅奔逐。足使羣匪
驚竄。不戰自潰。似亦目前因時制宜。必不可少之要策。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調防弁兵。酌帶健馬等語。所議未見周
妥。南人畏馬。固屬不易之論。惟馬隊之得力。全恃馬上兵丁。持
有槍箭利器。故一經衝突。賊勢遂即披靡。逆夷如果登岸。斷非
徒手。其所持各種火器。紛紛轟擊。我之馬隊。手無利器。何以抵
禦。若被擊退回。不但後面步兵。必遭踐踏。且馬隊在前。我之步
兵從後施放槍礮。既不能擊中逆夷。而倉卒之間。馬隊轉致誤
擊。況綠營之馬隊。本不若東三省之矯健。加以馬上更無長技。
又何所恃以禦敵。種種窒礙。實非攻剿善策。所有托渾布所請

酌帶健馬之處。著再行悉心另籌。以操勝算而資得力。

癸卯。

諭內閣伊里布著賞給七品銜。咸齡著賞給四等侍衞。均著交耆

英帶往浙江差遣。一併馳驛。

又

諭齊慎仍著作爲參贊大臣。攜帶關防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十九日。欽奉

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海口緊要。該逆詭詐多端。斷不敢於現有礮臺重兵防

守處所。蜂擁而進。儻遣人改裝易服。於遼闊無人之境。陸續上

岸。暗伏各處。迨聚至多人。然後繞至礮臺後面。突出逞兇。我兵瞥見後路有賊。勢必羣相驚疑。不戰自潰。是我兵所不及防之處。皆該逆所必乘之隙。既不能處處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泥深。遂信該逆不能登岸。著穆彰阿會同訥爾經額悉心體察。妥密籌商。務使無隙可乘。方為盡善。至天津府城。乃五方雜處之區。尤關緊要。並著穆彰阿等妥商定議。設法嚴防。處處留心密為偵察。俾地方不致驚擾。而奸徒亦無從託迹。方為周妥。至現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有經浙江遣散者。難保不闌入直隸境內。尤恐漢奸假托壯勇名色。潛來窺伺。著訥爾經額分飭所屬。於該省交界地方。嚴密稽查。毋任此輩匪徒溷入

滋事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適

欽差大學士臣穆彰阿即於是日馳抵天津府城接晤之時面述

諭旨仰見

宵旰勤勞籌畫精詳祇領一切欽佩難名竊思逆夷詭譎萬狀凡閩浙等省遭其蹂躪之處全以漢奸為爪牙必應嚴密防範使之無隙可乘然後漢奸不能潛跡或戰或守皆不致墮其術中查大沽北塘現有礮臺處所重兵防守稽查尚易其邊闊無人之境誠如

聖諭不可不豫為之防臣前因大沽以南至山東交界之狼坨子山計程二百餘里沿海各鋪除祁口酒狼坨子口岸較大

設有多兵外。餘俱安置馬撥。酌設弁兵。晝夜傳籤備警。並派文員編查漁户姓名。稽其出入。不令外來一人混跡。其大沽以北。至山海關一帶。亦均照此辦理。至大沽北塘兩處礮臺。俱係一面臨河。原無可以繞至後面之路。而村落棊布。人煙稠密。亦經酌派委員。分段輪查。其出海大小船隻。一體編列字號。所有舵工水手。俱取具實係良民保結備查。總不使該逆得以稍施鬼蜮。此辦理各海口之實在情形也。若天津府城。五方雜處。奸匪尤易溷入。現於城之內外。密派正佐各員。籤分街道。專司偵察。無論居民鋪户店寓寺觀。一體編入保甲。並於各街延訪紳耆一二人。作

為董事協同稽查其自府城以至大沽沿河兩岸村莊亦
均照此辦理以防該逆分遣漢奸匪黨潛蹤內應斷不致
僅就形跡可疑之人查拏了事此辦理天津府城之實在
情形也又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現經浙江遣散
者恐其闌入直隸境內一節臣於天津等處各募義勇皆
先飭地方有司專用土著人民原以土著者各有身家非
比外省之人不知底裏一經誤用必貽後患今奉
諭旨當即分飭所屬州縣嚴密稽查勿任一名闌入現在天津地
面雖大兵雲集尚屬安堵如常臣與臣穆彰阿悉心籌議
惟有嚴益加嚴密益加密不動聲色務使奸匪無可容足

以期仰慰

宸廑抑臣伏讀

聖諭既不能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泥深遽信該逆不能登岸

益見

宸謨周密曷勝欽服臣思該逆如果駛進攔江沙內見南岸礮臺較多必併力施礮攻擊令我兵專力支拒而於進南荒灘登岸以圖抄襲因與鎮將留籌先避其礮不令我兵受傷則膽自壯以一礮五兵一礮臺七礮計之每礮三班合計各臺上管礮弁兵均不過一百餘人縱橫堆積土壘以為遮護其餘兵丁二千餘名俱在臺前土壩之內並臺後分

布藏伏。以備衝突。又於迤南道溝子地加安設伏兵。以杜其抄襲之路。其北岸礮臺較少。該逆必分漢奸登岸。以為聋制之計。臣於礮臺上下。亦如南岸布置。礮臺後身另備奮勇一隊。以備格殺。此兩岸臨河處所安置情形也。至南岸礮臺迤西八里餘之西沽。距海口約十四五里。設兵五百名。又迤西十餘里之新城。距海口約二十餘里。亦設兵五百名。陸路則以礮車載礮與擡礮鳥槍兼施。河岸則有牛蹄礮竹將軍等器。以為埋伏層層接應。又迤西十里餘之葛沽。設兵二千名。距大沽海口約三十餘里。距狼坨子祁口河等處海口。約一百數十里至二百里不等。近者以

為接應。遠者以防抄襲。其沿海一帶及各營盤要路。均按五六里水草便宜之處。各安馬撥。以通信息。仍派步兵。逐段上下。傳籤巡警。設有一賊登岸。各路立時可以得信。再自葛沽至天津府城。中間有鹹水沽陳譚莊賀家口等處。河身逐漸窄小。皆於兩岸設伏。以備不虞。其府城惟東門一面近河。亦於城上安設礮位。每一女墻安礮一位。又以木架。共計二百餘位。加以舊兵七百餘名。新兵一千名。義勇一千名。足資戰守。此自礮臺以後至府城聯絡接應之情形也。北岸礮臺之後。迤西八里。有唐兒莊。迤北十里有新河莊。又迤北十里。有十二里鋪。距北塘約十餘里。以上

數處。實為大沽北岸。與北塘之後路。設伏安兵。亦照南岸一體辦理。是則伏兵之外更有伏兵。伏者非止一處。援兵之後又有援兵。援者亦非一層。聲勢相聯。首尾互應。自足以壯兵威而懾夷魄。惟臣上年於各海口防兵內。奏撤三分之一。當已陸續歸伍。現值海防喫緊之際。兵力自當加厚。查所募新兵。為日無多。紀律技藝。尚未精熟。驟然用之。臨敵恐難得力。擬令充當雜項差使。應請

旨將前撤之兵。仍如數調赴防所。以資堵禦。其大沽北塘兩處。皆係要隘。而自大沽北岸礮臺。至北塘地方。約三十里。稍覺空曠。且中隔海河一道。臨時濟渡接應。亦恐延誤。前臣

陛見時。密奏

諭旨。設有夷船北來信息。令提臣周悅勝來津。一同防堵。業已密

函傳知。並酌擬在防兵內備兵二千名。屆時交其管帶。惟

文移往返。該提臣自古北口到防。統計約須半月之久。誠

恐緩不濟急。應請

飭令該提臣即速來津帶兵。以期應手。至昨十六日接奉

諭旨。著訥爾經額移駐葛沽。胡超移駐大沽等因。欽此。查大沽葛

沽均在海河南岸。將來提臣周悅勝到津。應否駐紮北岸。

抑在南岸之處。候

旨遵行。

諭內閣。周悅勝著酌帶弁兵。前往天津。辦理防堵事務。直隸提督。著長春署理。周悅勝俟長春到任後。迅即來京請訓。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覆籌天津海口府城等處防堵稽查情形一摺。所議甚屬周妥。已降旨飭令提督周悅勝赴天津協同防堵矣。逆夷如果北駛。攔江沙內。礮臺分布。其迤南道溝子地方。亦安設伏兵。杜其抄襲之路。所有南北兩岸。守護礮臺將弁。必應遴選健壯可恃者。勤加訓練。臨時方可得力。並派員嚴密稽查。勿令漢奸溷入。至天津為五方雜處。最易藏奸。該督現於城之內外。密派各員。籤分街道。專司偵察。無論居民鋪戶店寓寺觀。一體編列保甲。並令紳耆協同稽查。所辦固屬周

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兩岸村莊。人煙稠密。軍民良莠不齊。務當設法時時訪查。不可令匪徒潛蹤影射。其所派委各員。仍應暗加偵察。勿令虛應故事。日久生懈。是為至要。上年所撤海口防兵。著准其如數仍調赴防所。以資堵禦。所有該處南岸礮臺。著派安協升兵。嚴行守護。陳金綬作為守護礮臺之接應。周悅勝到時。駐紮南岸。作為陳金綬之接應。胡超著移駐北岸。石生玉在北塘一帶防護。胡超作為石生玉之接應。其各路接應將弁兵丁。應駐紮地方。及大沽北岸礮臺應歸何處照應管轄。始能得力之處。著訥爾經額周悅勝胡超會議具奏。訥爾經額統轄將弁。兼理糧餉。著即駐紮天津府城。隨時調度一切。

聯絡聲援。惟當激勵眾心。養鋒蓄銳。以資捍衛而備干城。

丙午。

諭內閣。前因奇明保年逾七旬。精力就衰。降旨命耆英馳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因念省城為根本重地。防堵尤關緊要。將軍參贊。分駐各處要隘。祇有特依順一人帶兵在省。恐不足以資控制。耆英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浙江省城。會同特依順嚴密防守。如兵力尚單。應調本省及各省官兵。即著斟酌情形。一面飛檄調取。一面由驛具奏。儻有疏虞。惟耆英特依順是問。劉韻珂身任巡撫。守土是其專責。一切防堵事宜。亦著會同籌辦。至浙江沿海各處口岸。仍責成奕經文蔚齊慎擇要防守。

相機攻剿。該將軍大臣。惟當同心協力以期戰勝守堅。毋負委任。勉之望之。

丁未。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竊惟民為邦本。民心鞏固。則眾志成城。外寇斷不足患。比年以來。地方官不能上體
聖意。每於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於徵兵之境。借征調以索助。以及道路所經。輒以護送兵差。供給夫馬為名。科斂無度。近聞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聞浙江直隸山東亦然。應請
旨敕下各省督撫。申嚴禁止。

諭內閣朕維攘外必先安內禁暴即以愛民近日逆𠸄犯順不得
已而用兵每逢徵調必諄諭各省督撫嚴飭管帶員弁毋任沿
途滋擾並因浙江命將出師明諭該將軍等分飭所屬謹守紀
律秋毫無犯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諒該將軍督撫等必能仰體
朕心不至重貽民困矣本日據御史呂賢基奏近海之區藉防
堵以派費徵兵之境借調發以索財並各經過地加以護送供
給為名科斂無度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事浙
江直隸山東亦然請旨飭禁等語地方遇有軍行偶爾借資民
力各省士民自必志切同仇羣思報效朕屢經降旨將捐輸踴
躍者破格施恩所以嘉其急公慕義之忱也儻地方官奉行不

善。或至加派勒捐。是陽借辦公之名。陰圖肥己之橐。甚或縱令吏胥。藉端需索。致國家衛民之舉。先滋病民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漸。著各督撫諄飭所屬。遇有捐輸各項。務當覈實辦理。俾士民咸知所輸之款。一一皆歸實用。官吏毫無染指。庶使感奮之氣。上下相孚。並著該督撫等。隨時密查。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據實奏參。毋稍姑息。用副朕愛惜民力。戢暴安良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戊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稱奴才等於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剿襲寧鎮兩城。未能即時克復一摺。此次官兵既

進復退。或因樓高路窄。兵械未能施展。或因所備火船。未及臨期接應。尚屬有因。嗣後必須一鼓作氣。奮勇直前。毋許稍萌退志。仍蹈從前覆轍。是在該將軍等。嚴申紀律。密運韜鈐。以副委任等因。欽此。同日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焚一摺。覽奏不止失望。憤恨之懷。難以言諭。該將軍等身膺重寄。仍當激勵將士。另行設法。慎密布置。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葸。以致兵氣不振。所關甚鉅。至乍浦地方。甚關緊要。尖山一帶。逼近省垣。務須嚴密備防。不可稍有疏失等因。欽此。竽等

跪誦之餘。感愧無地。竊惟奴才等昏昧無能。咎無可逭。乃蒙

格外

天恩。不遽加罪譴。併暫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仍行

賞調陝甘兵二千名。並

特調久歷戎行大員。赴浙會剿。奴才等具有天良。敢不勉竭駑駘。慎

密布置。以期埽蕩逆氛。仰酬

高厚。奴才奕經於本月十四日。暫赴紹興。與奴才文蔚先行商酌。調派

各路防守事宜。即一面訓練士卒。密圖後舉。因查逆夷既

純以火器衝鋒。而道途狹隘。又不能大隊齊驅。現已酌派

將備教練官兵。併令擡礮鳥槍。於狹隘處所。進退靈便。並

添造鳥槍擡礮籐牌及一切禦火之具。現查兩次接仗之後。雖官兵間有傷亡。而士氣照常振作。茶等戴罪圖功。惟有通盤籌畫。確實查探夷情。相度地勢。何處可戰。何處可守。並激勵官兵。設法布置。一切斷不敢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葸。益滋咎戾。至省城為根本重地。乍浦尖山一帶。尤為緊要。前由乍浦差往岱山埋伏壯勇。因與逆夷接仗後。該處難於存身。陸續撤回。已飭該鎮道分別挑選。於偏僻處所。屯紮。豫備將來接應。其鹽大使鄭鼎臣所帶勇壯。仍在舟山一帶。並札乍浦各委員轉飭妥為隱伏。如不得手。毋許輕動。以為後路章制。茶特依順現駐萬松嶺與附近省

垣之銀杏舉七堡一帶地方。聲勢聯絡。於乍浦尖山。亦可遥為犄角之勢。㚈奕經查省城與紹郡過江百里之遥。儘可隨時往來其間。以便與特依順。文蔚互相商酌戰守事宜。仍欽遵

諭旨嚴飭駐守官兵。加意防禦。毋任稍有疏虞。

奕經文蔚又奏嘆逆滋擾海疆。若無漢奸為之導引。該逆斷不敢深入内地。占據城池。肆行無忌。在漢奸不過借逆夷兇燄。逞其貪私。逆夷即以彼為爪牙耳目。擄括財賄。窺探軍情。表裏為奸。勢同狼狽。㚈等自上年到蘇後。即漸次探悉前情。特以漢奸亦係

天朝赤子。或因微利起見。致為蠱惑。如果剴切曉諭。豈終身自

外生成。甘與禽獸為伍。是以設法解散。欽奉

諭旨。張貼謄黃之外。復刊刻告示。並手諭各件。處處招貼。給散。俾

知利害所在。似不難化奸為良。不意此等奸民。狼子野心。〔奉硃批未協處甚〕

不惟毫無悔罪之誠。且復助逆反噬。若不翦其著名黨羽。

將來滋蔓愈繁。更恐難於收拾。據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差

去伏勇。先後拏獲漢奸十餘人。〔奉硃批是〕除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

八人。扎飭研取確供外。〔奉硃批是〕內陳秉均劉幅檜廣得偈三人。尤

為著名漢奸。〔奉硃批□擒此〕素為逆夷任用。〔奉硃批是〕陳秉均即陳在鎬之胞兄。前

在定海。即與陳在鎬劉幅檜指引逆夷。攻打鎮海。到甯波

後。又復代該逆等、多方刺探軍情、逼索富戶銀錢、借勢橫
行。情殊可恨。（朱筆直）廣得倡即應得倡。又名王幗保。甯波人。本係
賣倡為生。於去年九月間。充當紅毛鄉勇巡捕頭目。巡查
事件。復代逆雇募鄉勇多人。幫同辦事。（朱筆點）最為逆夷心腹。摻
查城鄉、附近、埋伏、兵勇、乘機、搶害、良民、極為、險惡。又方錫（朱筆直）
潜即王一感。蕭山縣人。因不安本分。為伊父驅逐出外。因
貪夷人財賄。即行自投教夷人書寫漢字。並代逆夷探聽
大兵動靜。借端逼索各店面銀錢。又顧保林（朱筆直）慈谿人。充當
紅毛鄉勇。代漢奸宋凌川給逆夷送信。復膽敢潛至長溪
嶺大營。乘夜入內窺伺。情殊叵測。查此輩既為逆夷重用

自必確知該逆底細。當即親提嚴訊。所供雖大畧相符。至
研訊近日逆夷實在情形。均供夷船或泊定海。或泊甯鎮。
往來無定。詐稱來自本國。來自閩廣。以惑衆心。其夷兵亦
隨時增減。往往藏匿船中。乘夜來去。並無確數。陳秉均等
雖與逆夷至密。從不令其身入大船。有時各夷船商議機
密事件。忽笑忽怒。該漢奸等在其身傍。亦不能解其何意。
至夷人姓名互異。尤為蹤跡詭秘。或一人而有數名。或數
人而共一名。即如郭士立。又名甲士立。或又稱為郭老也。
是否係廣東人。抑係紅毛人。亦不能知其的確。其時常出
入收理民間詞訟者。亦稱郭士立。又逆夷接仗。凡係傷亡

之人。均即拖走。惟恐被人查看。且聞慈谿接仗時。除受傷之人。趕緊醫治。其死夷屍身。共載五船。運往定海掩埋。確數若干。均未能指實。等聞初四日慈谿接仗。有一夷目被擡礮擊傷。即被夷兵拖扛。隨後夷目接其小旗。照舊指揮前進。嗣後稟報受傷夷目。已伏冥誅。即係巴逆。而逆夷呈遞書內。又有巴逆姓名。後復據報寧波城內夷人。盡皆掛孝。稱係夷目打仗受傷身死。送殯時甚至所過城市。以洋布貼地行走。查看情形。其人又似較巴逆尤為緊要。再如歷次拏到白夷。即聞內有逆夷頭目。而隔別印證。亦無確供。究之是否屬實。竟難定準。似此狡詐。殊堪憤恨。至該

漢奸等既為夷人驅使又復招集醜類分道探聽消息杭州紹興一帶尚不甚多曹江以東黨類充斥節節窺伺每日在逆處呈報或一二十起或數十起該逆不論虛實莫不犒給銀錢以故此輩樂為彼用該逆等復徧貼偽示勸令開張店面並擄括富戶押人勒贖其附近城邑貧窮小戶復禁止黑夷騷擾以期與彼相安凡逆夷此等行為大半係該漢奸等幫助唆使冀得肥家遂欲實屬罪無可逭又陸心蘭於上年九月間即在寗波為暎逆辦事逼索富戶派出銀錢嗣聞大兵將欲進勦伊復具稟石浦同知舒恭受情願自拔來歸立功自贖乃該犯忽於二十六日並

未立有功績。先行偕子來營投到。已屬可疑。當即派人看押。訊問續獲漢奸。多稱陸心蘭先期逃出。特恐夷人臨期見害。又可在大營討好起見。現訊陸心蘭父子。尚無確供。應與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八犯。一俟審訊確實。再行具奏。分別嚴辦。其陳秉均劉幅檜虞得儁方錫潛顧保棽五犯。現已訊有確供。黨奸助逆。罪不容誅。自應即行正法。梟首示眾。其陳在鎬一犯。代該逆畫計獻策。首先指示攻打鎮海。該犯前寄監江蘇邳州。亦應請

旨飭下該撫。一律梟示。以警奸邪而昭法度。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接仗情形。並拏獲漢奸。訊取供詞一摺。逆

夷竊據三城。肆行滋擾。又復勾結奸匪。窺探軍情。實堪髮指。茲據奏逆首噗鼎喳於上年八月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夷船噗姓。係屬假冒。並慈谿接仗時。礮斃逆夷頭目甯波城內夷人。盡為挂孝。據報即係逆夷巴姓。又逆夷安突德臂受一槍。並有大夷目。受傷甚重。死夷屍身共五船。運往定海埋掩。又最要漢奸陳秉均等五犯。現已拏獲訊明正法。其餘所獲夷目漢奸人數甚多等語。現在著名緊要逆夷。或臨陣受誅。或被傷垂斃。其助逆肆惡之漢奸。亦經先後捦獲。是逆夷以漢奸為爪牙。漢奸即以逆夷為利藪。表裏為奸。殊堪痛恨。該將軍等既經剴切曉諭於前。茲復查拏懲辦於後。想軍民人等。自當曉

然於順逆利害之故。志切同仇。益加感奮。著奕經等激勵將士。相機進剿。其未獲奸匪。仍當嚴密查拏。毋稍疏懈。務期迅復郡縣。盡埽逆氛。以伸天討而警奸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牛鑑等奏遵旨將遞送夷書之鎮海縣童生陳在鎬解赴邳州監禁。現在浙江軍營有應行提訊之事。著該督等遴派員弁。嚴密押解。交奕經等審辦。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馳奏戴罪圖功並訊取漢奸供詞各一摺覽奏俱悉。漢奸助逆肆惡。殊堪髮指。若不翦其著名黨羽。何以激勵眾心。現獲之陳秉均等五犯。既已訊供正法。其前獲之陳在鎬

一犯已諭知牛鑑等解赴軍營著與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八犯一併嚴切訊究務得確情由驛具奏所獲漢奸內除現無確供及應留備質各犯外餘著於審明後即在軍營正法梟示以昭炯戒至夷船或泊定海或泊甯鎮往來既無一定姓名又復互異據稱噗鼎喳已於上年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甯波尚有安突德嗎哩遜郭士立諸逆而助逆之漢奸曹江以東仍復充斥必應相機進勦一鼓殲除現經該將軍酌派將弁教練官兵並將岱山撤回勇壯屯紮偏僻處所豫備將來接應其舟山一帶仍令勇壯埋伏以為後路牽制著奕經即與特依順文蔚隨時商酌將戰守事宜妥為布置現在甯波鎮海

定海三處。究有夷船若干隻。夷匪若干人。前此單開所獲白夷

是否內有要緊頭目。其管糧餉二等頭目。是否即在此內。均應

向現獲各犯。確切訊明。至逆夷桂孝送殯之已死夷目。究係何

人。安突德曾經受傷。是否屬實。慈谿礮斃之夷目。是否即係巴

逆。與該夷書所稱巴姓。是否即係一人。其所稱近來白黑夷人。

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究係在何處。被何人所殺。均須逐一

追究明確。據實具奏。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揚威將軍等於正月二十九日進兵攻剿寧

波城內逆夷。旋於二月初間。在慈谿接仗。我兵未能得手。頗有

傷亡聞逆夷被我兵擊斃者亦復不少此內有著名頭目受傷
身死聞係巴逆郡城內逆夷盡皆挂孝甚至所過城市以洋布
貼地行走據此情形似又較巴逆尤為緊要又有擊斃逆夷屍
身共載大小五船運往定海掩埋著劉韻珂於往來定海之人
詳細詢問或密遣人前往訪查所有兩次接仗究竟擊斃夷人
若干名有無著名頭目在內其運往定海屍身果否有五船之
多務得實在情形遇便具奏

三月壬子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𡊨廣東巡撫梁寶
常奏竊𡚱等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奉

上諭奕山等。自派委辦夷務以來。已及年餘。何於此事竟全無把握。自古用兵之道。無論或戰或守。皆必確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稱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須能守而後能戰。祁墳稱為嚴防省城。大局似可無虞。又云香港無陸路可通。不敢謂遽能得手。似此游移無定。徒以坐擁重兵。每月糜費軍需三十餘萬。毫無裨益。何所底止。茲特行申諭奕山祁墳梁寶常會同妥議。從長籌畫。若再徒託空言。支吾搪塞。自問當得何罪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訓誨周詳。諄諄告戒。無非欲奴才等深思遠慮。安輯海疆。又

天恩高厚。不為遙制。俾奴才等揆機度勢。謀出萬全。奴才等稍有天良

敢不殫竭愚誠籌定大局以慰

聖廑。奴才等當會集粵東文武大員連日面商。謹將現在戰守規模。

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粵東自入

國朝以來。通商設稅。外夷從未有犯順之事。逐年日久。所有礮臺船隻。漸不講求。僅以備內海之盜。壯觀瞻而已。嘆夷突然滋擾。非我兵弁畏葸也。實無抵禦之具。因而致令猖獗。即虎門失守。直入內河。省城受困。礮臺盡為瓦礫。礮船為其殘毀。二百年來之設險。蕩然無存。所以奴才等自去年逆夷退出之後。奏明先固根本。水陸設防。以為不可搖奪

之計。而造船鑄礮。再為進剿之謀。廣州城外。舊有軍功廠。
歲修米艇。無造大兵船之木。去歲四月之戰。廠在河南。又
為逆夷焚燒。不得已。秋間派委員赴欽州一帶採買。據稟
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祇好一面各處招商。再擬
附近搭求堅實料物。倣照外夷夾板作法。令紳士雇覓巧
匠。作大小兵船三四隻。以為式樣。自去秋動工。至今年正
月始竣。放入內河。架礮試演。甚屬可用。若得三四十號。便
可與逆夷出洋轟擊。鑄造銅鐵大礮。在佛山設立三廠。鎔
鑄攙和。必須傾瀉數次。始能去盡粗砂。礮模一用不能再
用。而廣東十日九雨。潮氣太盛。礮模稍不乾透。經鐵汁噴

法。熱氣鼓盪。礮身必起蜂窩。不能打放。自開鑄以來。晝夜督催。委員三易。除不堪安放退還之外。其可用者。五百五十餘尊。統計紳士報效。及自購夷礮大小九百餘尊。僅可敷內河各礮臺礮牆船排之用。尚有未安放齊全者。船礮兩項。皆攻戰第一要件。而倉猝難就。棘手如此。苐等日夜焦愁。無可如何。目前戰守把握。論全局先戰而後守。論時勢先守而後戰。苐等經營九月。處處求可守。實處處求可戰。非徒守必能戰。始有以拒之。所以內河之通海者。必水陸聯絡。防其衝突。或設臺於要口。列牆以為犄角。或駐勇於近岸。撥兵以為聲援。逆夷屢經窺伺。自除夕至上元。三

板各處遊奕。見兵勇林立。礮聲連接。斂迹而退。此其明驗。惟搗巢之計。𠎝等寢食不忘。原擬挑選兵勇。駕駛漢奸。舢板期舉事。而逆夷深恐掩襲。年前兵頭噗嘶喳。自浙駛回香港。添船自固。又用詭計。將他國貨船。邀往同泊。懼用火攻。一概房寮。撤去葵芭竹片。僅留瓦覆。意在乘風不能盡燬。又揚言官兵若來攻剿。必定害及同類。為我多樹仇隙。藉以助彼羽翼。其心可為狡險。是我即得手。未必全復。即令全復。而各國環馭。亦不能守得而旋失。徒長寇心。多殘民命。非我之利也。所以𠎝等密飭毋得妄動。致僨事機。況紳商軍民。紛紛傳布。大半云廣東去年蒙

皇上深恩保全沿海不受兵燹之苦無不感戴今大憲若欲進剿
能發不能收徒累百姓且富室一逃人心惶懼不但所輸
之餉無處追繳而捐納各生聞風驚竄軍需不繼反成內
鬨外侮不除內患又作害不可言由此觀之事無把握夫
人而知之卑等不敢強頬以為可勝也至於議守省城可
保無虞西南自登洲潭洲東北自九龍鹿步皆星羅棋布
密為豫備又聯絡各村團勇守望相助儻逆夷闖入必受
大創惟虎門十處礮臺用土誠難經久粵中春夏雨多尤
難成立而用石興造匠役懼逆夷進阻俱不敢承辦經卑
等與水師提臣吳建勳熟商據云原築礮臺出水太高水

道變遷。礮門亦不當緊要。各臺既無後路。又不能相救。易
於失事。必須先塞橫檔。西路海道鞏固。移礮臺於迤南之
浮洲。使逆船不能繞出橫檔之後。必由東路而進。然後三
遠礮臺及橫檔大虎小虎各臺。始能抵禦。無兵船護修。必
不能堅固如式。若聽信招回漢奸海盜包修。定先支帑餉。
逆夷駛船阻撓。彼先星散。藉口遺失料物。帑餉盡歸虛擲。
更屬不值。奴等思無船既不能修。而無船更難望守。不如
趕造戰船。然後動工。雖遲時日。可以萬全。然不戰而守為
日甚長。誠如
聖諭。糜費軍需。何所底止。奴等再四思維。惟有酌裁兵勇。悉留精

銃。內河雖港汊紛歧。而水面較之獅子洋形勢稍窄。水陸可以夾擊。礮臺礮牆。既可遏其來路。火船水勇。可以絕其歸途。客兵四千八百餘名。除廣西一千八百名。服習水土。而貴州四川江西湖北之兵。多半疾病。師老氣衰。難期奮勵。與其坐食行糧。不如分別裁撤。另挑撥廣東本省之兵。協同義勇防守。不但語言相通。性情相近。而習見夷人。膽力轉覺可用。且本省防堵。口糧亦輕。如此一轉移閒。可以節省如蒙

俞允。再酌量變通。以歸畫一。除此實無萬全之計。然兵貴乘機。亦不敢膠執。奴才等惟有督飭地方文武嚴加防範務使逆夷

他省受創而回必不能長驅直入而隙有可乘再當搗虛
攻瑕以期集事
奕山等又奏查咈囒哂與咦夷毗連疆界各為一國素稱
强悍前因爭據地方搆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後經議和
該國亦與廣東向來交易上年十二月間據稱該國新到
兵船一隻兵頭嗔𠹭嚹吐嗯喇管駕來粵泊在香港對面
尖沙嘴地方並云後尚有兵船未到等語正在密飭查訪
間旋據報稱咈囒哂兵頭吐嗯喇乘坐小三板來省入館
當經密飭洋商等暗為訪詢據云來省意欲面見官府有
稟商事件不肯明言帶有素曉中華言語之和尚呸嘍咿

哩吖。二人同來稟稱該國兵頭有密商軍務不用通事傳話。懇請當面稟陳等情。奴才等以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乃噗夷興兵犯順。擾及海疆。阻撓各國生意。未始不怨恨噗夷。今既據稟請當面密陳軍務。正可因勢利導。駕馭覊縻。為以夷攻夷之計。當即於奴才奕山等會查河邊舟至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傳令來見。詢其來意。據稱該國感沐

天朝厚恩。該國王因聞噗夷與中華搆兵。恐該國商船被其擾累。是以遣伊前來保護。並諭令到此從中善為解散。奴才等

諭以爾國向稱恭順。

大皇帝亦素所深知。噗逆如此頑梗不化。肆行強暴。將來爾等各

國必受其害爾國王既遣爾帶兵船前來果能出力報效

本將軍等必當據實奏明

大皇帝格外優待恩施據稱我們與咉夷雖屬敵國但現在新和

無隙可乘不能妄動若無故攻從恐别國忿恨不如息事

罷兵早了此局方妥當詢以爾有何息事之法據稱伊願

與咉夷講說伊若允從則已如不允從即向其耤詞交兵

等語答諭以咉逆屢次犯順現在侵犯寗波定海等處致

干

聖怒簡派揚威將軍各路參贊帶領各省官兵前往勦辦此時本

將軍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講說據稱大人們既不敢奏我

先出外洋。與唤夷兵頭講說。如有何信息。再來回報。當即酌加賞賚。該兵頭及和尚。旋即辭出外洋。又據汎弁探報逆夷兵頭噗嘛嚕於上年十二月間。由浙潛回香港。又探得咈囒哂兵頭到香港。與逆夷兵頭見面二次。旋據香山駐澳縣丞張裕稟稱。咈囒哂和尚咗嚱等。面稟該兵頭現有要事。於正月十六日。開船前往呂宋。去看兵船。留話給嗔哷嘀進省稟覆。二月初五日。嗔哷嘀到行。呈遞說帖。仍以解和為詞。希冀賞給唤逆馬頭。等等察其行事。似唤逆新與連和咈夷。思於中取利。又思分地。故為之居間。夷情詭譎多端。該兵頭雖陽為恭順。焉知不藉探內地虛實。另

生事端。雖現在該夷同咪唎堅各國夷商進省行。照常貿
易。而無故求和。不能不疑。迭以好言拒絕。並導以不可助
逆。玉石俱焚。若能為中國出力。
大皇帝必加恩於爾國等語。除密飭水陸兵勇嚴其防範。觀其動
靜外。所有咈囒哂兵頭來省情形。不敢壅於
上聞。據實附陳。
祁墳等又奏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祁墳等奏。覈計存貯及報捐銀數。僅敷數月之用等語。該
省現存銀兩。究可敷幾月用度。現在辦理夷務。尚無蕆事之期。

曠日持久。虛糜糧餉。伊於胡底。著該督等通盤籌畫。從長計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遵即通盤將出入各欵。逐一籌計。查自辦理夷務。於上年正月二十三日。設立軍需總局以來。先後就近在藩關運三庫。籌備銀八十二萬四千兩。又於藩庫提解佛山分局。備用十五萬兩。又奉撥解部庫及各省餉銀三百萬兩。此項餉銀。續經改撥江蘇安徽兩省共五十五萬兩。嗣後奉部議准於本省海關稅餉內。提銀五十萬兩。藩庫封貯項內。提銀五萬兩。抵還改撥之數。上年十一月內。又據鹽洋二商報捐。分限完繳。共銀一百二十萬兩。統計歷作軍需動用。共銀五百一十七萬四千兩。此備支

軍需銀兩之數目也。臣祁𡒉上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後。於四月二十四日。會同前撫臣怡良初次專摺奏明。自正月二十三日以後至四月中。卽計用過銀一百七萬四千兩。又於十一月內會同臣梁寶常第二次奏明。截至十月十五日止。用過銀一百六十七萬一千兩。連前共用過二百七十四萬五千兩。自上年十月十五日截數奏報後。計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又經用去銀一百十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兩。連前兩次。共用過銀三百九十萬零二千八百七十九兩。此陸續支用軍需銀兩之數目也。以用過銀數。合之備支銀數。連鹽洋二商捐輸。立限尚未完繳之數。

計應存銀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除鹽洋二商未到限之八十萬兩尚未呈繳外現計實存銀四十七萬兩零此現存軍需銀兩之數目也其餘各紳民陸續所捐銀數現計三十餘萬兩多係鑄礮築臺置械造船之用並非全繳現銀為數有限難以列入容俟事竣分別造冊報銷此後續行捐輸及援照豫工事例就近在粵省藩庫上兌報捐果否踴躍可得銀數若和亦難懸擬至每月軍需之用有一定者有並無一定者查留防外省官兵四千八百四十餘員名月需鹽糧等項銀一萬六千六百餘兩本省內河及省外各要口留防兵弁差遣武職共二千六百七

十餘員名。月需薪糧銀。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又雇募防堵要隘水陸各勇。前經奏明共有三萬餘名現將不甚得力及不遵約束者。陸續裁撤。實存二萬六千餘名。月需口糧船租銀。一十一萬八千餘兩。以上三款。共需銀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均係按月支發之項。又查應行鑄造銅鐵各礮。計已鑄就五百五十餘位。連購買夷礮及紳民捐鑄併撈獲三百餘位。足敷內河之用。虎門各礮臺。約計尚須添鑄八百餘位。此係軍火重器。必期得力經久。不能不從優酌給價值。飭令委員督率承辦工匠。加工加料。務收實用。又自上年二月內。被逆夷焚燒兵船及燬壞沉失各軍

械。應行歸入軍需案內補造。又應行添造器械。分別發交營員。及各紳士承辦。需銀亦復不少。以上各項。均係隨時覈明發給。或多或少。不能分月計算。再查近省一帶。填塞河道。及應修復添建各礮臺土牆。均已一律完竣。惟虎門礮臺。現須趕購石料。以備興築。此項經費。尤屬浩繁。而欲為一勞永逸之計。實屬必不可緩之需。臣等前後比較覈算。自上年正月設立軍需總局至今。每月最少用銀一十七萬餘兩。其多者輒用至三四十萬。現在內地填河築臺事竣。費用較前稍減。如無意外之用。每月約需銀二十餘萬兩。現照應存銀數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覈計

至六月尚可敷用臣等惟有欽遵

諭旨極力再加撙節斷不敢任聽局員稍涉浮冒致干罪戾臣等復思現在夷務尚未大定然欲作經久之計亦應為先事之謀英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堅礮利內河水淺浪平若夷船闖入儘可用以小勝大之法臨時多雇民間漁料各船應用即須另行添造快艇小船亦不難剋日告成且經費亦屬有限至由獅子洋而外達虎門及沙角大角等處海面寬闊風浪掀騰非大船不能得力向來巡洋各項師船平日止可巡緝盜匪不能安放重礮駕出海洋與夷船對敵是防禦逆夷必須另造大號戰船以冀制勝上年夏

秋闈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造戰船一隻現已造竣計長十一丈有餘木料甚屬堅厚經靖逆將軍會同臣等及水師提臣吳建勳親往白鵝潭查驗駕駛極為靈便合用現又購就木料三分飭令廣州府易長華會同潘仕成起造三隻如能照此製造戰船三四十號隨時演練無事則分泊各海口以資巡緝有事則調至虎門內外可資捍禦夷人情性詭詐惟利是圖從此開布信義示以聲威庶稍知畏服夷氛可以靖息但此等堅實船料皆自海外運來覈實估計每船一隻需用工料銀兩將近二萬購料既堅籌款無出容臣等督同藩司熟思再議再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籌戰守情形並祁𡎴等奏軍需數目應辦事宜各一摺據奏逆夷噗鼎喳自浙駛回香港添船自粵並邀他國貨船同泊議戰實無把握惟議守省城可保無虞各處星羅棋布密為豫備逆夷闖入必受大創等語覽奏俱悉著即責成奕山等嚴密防範慎固封守儻有疏虞惟奕山等是問惟現在既不議戰所派添造兵船曠日糜費又係徒託空言殊屬無謂至虎門十處礮臺據稱無船不能護修若必待船隻造成始行動工為日甚長何時方可蕆事其酌裁兵勇一節准其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留東備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分別盡撤另挑本省兵勇防守儻本省之兵勤加訓練可資得

加䘏廣西之兵。亦可隨事酌撤。再現存義勇二萬六千餘名。既難議撤。為數亦覺太多。著該將軍等會同遴選擇其精銳得力者。令其協同官兵。分地駐守。餘著酌量再行裁減。仍須妥為安頓。毋任別滋事端。所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如能將兵勇逐漸裁撤。經費自更節省。著祁𡊮、梁寶常力加撙節。毋任虛縻。又另片奏咪唎㗎國王。因聞𠸄逆犯順。遣令兵頭來粵解散等語。夷情詭譎。所稱善為解散。恐難憑信。且該夷如何向𠸄夷解說。即能解散之處。又不肯明白具稟。況現在浙江集兵攻勦。亦無廣東遽作議和之理。惟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現既來粵遞稟。著該將軍等傳諭該夷。爾國向來恭順。原准照常

賀易。如果能為天朝出力。大皇帝自必嘉悅。至被啖逆擾累。自

為保護。及如何籍詞交兵等情。中國例不過問。該將軍等仍須

嚴密防範。勿墮奸計為要。